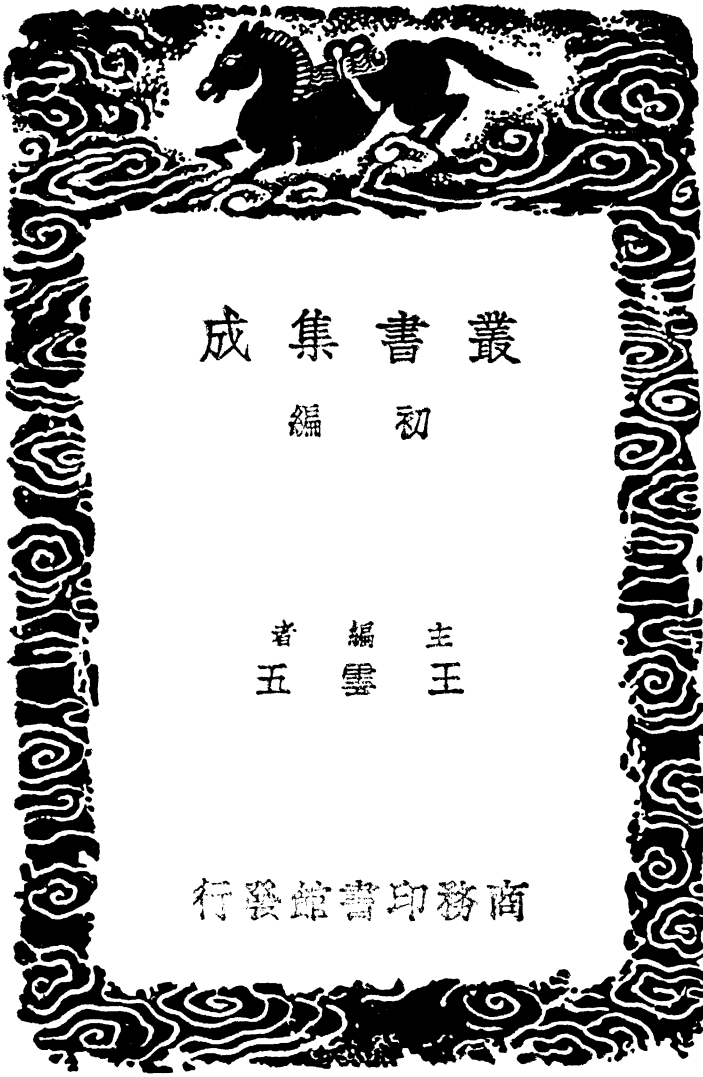
臺灣隨筆
臺海使槎錄（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灣隨筆

徐宴社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臺灣商務

臺灣隨筆

清　雲閒徐懷祖　燕公甫　校字

乙亥之春。余再至閩漳。竊思廿載萍蹤。若燕、齊、秦、晉、魏、趙、吳、越、楚、粵、滇、黔之閒。所遊歷者多矣。未有復有臺灣之行。然觀海亦吾素志。慨然往焉。凡自漳入海者。皆于石碼登舟。由海澄以達廈門。金門而後出大海。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迤南則爲金門。皆海之歧流。所經閩南藩維之地。禹貢所載。自衡岳以南。嶠淪無聞。蓋以滇、蜀之界。如黑水南流。滇水西流。皆非中原海道。閩、越之閒。率多負山面海。其水自能歸墟也。

凡郡邑之濱海者。皆稗海也。各有重山疊嶂衛其外。卽瓊崖、崇明、定海之地。亦尙在稗海中。若安南則陸路可達。惟臺灣一郡。孤峙大海。

臺灣于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

臺灣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墾。周圍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棲而不火食者。無所求于中國。明天啓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鄭芝龍附之。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假地日本久而不歸。遂築城而有之。本朝順治十八年。鄭芝龍之子成功。京口敗。歸廈門。欲取臺灣。東鹿耳門水淺。遂艤舟以臺。荷蘭戰

不勝。拒守久之。乃棄城去。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傳其子經。孫克塽。外通諸番。內擾濱海。今上康熙十八年。始命將征之。一戰而克澎湖。師臺灣。而克塽降。兵不血刃。遂定其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千里。置郡一縣三。郡治之外。則番人居之。仍其舊俗。

海濱弛禁以後。人置漁舟。家有商舶。惟商舶可以航海。凡使節往來咸藉之。

海艘上平而下銳。期于足禦風濤。凡百工械具以及日用糗糧。靡不畢備。而尤急于儲水。偶有被風沙嶼之上者。或至不能粒食。而蚶、蛤、蠃、蚌猶堪鼓腹。惟水則必不可得也。

自海澄登舟。遂行至廈門。尙在支流中。然已震蕩不寧矣。遙望遠嶼。白浪出其上。又見池舟。似鳧鷖入水復出。腸胃之間。爲之溢湧。海中率多磧沙。舟不可近。時以長竿測之而後行。其緣檣者。覘雲氣、望遠近也。緣帆而上。捷于猿猱。亦或兩人偕登。至于檣末。竝坐談笑自若。卽在大海中亦然。

廈門築城于山。嚴兵戍之。其地連緜數百里。然皆山嶂也。海外迤東屬國。皆貿易于此。偶見有紅毛番船至。其廣大倍于閩舟。而製造精巧。尤不能及。聞彼一舟之費。以鉅萬計。其人能入水而行。

舟艤廈門。適遇石尤。遲回十許日。始得西北風而行。第覩其發矴掛帆。亦艱辛之甚。矴以木爲之。長丈餘。末有兩齒。如鹿角。繫以長紲而遠布之泥淖中。船卽止。廈門稍南。有團山。在中流。逾此卽大洋。故舟人呼爲海門云。

大海之中。波濤洶湧之狀。筆不能盡。惟是四顧無山。水與天際。仰觀重霄。飛翔絕影。蓋鳥亦不能渡海也。

以此知爰居、海鳧故非常見。若帆檣之側。禽鳥翔鳴。則必有島嶼在望矣。舟在大洋中。風利即長往。風不利亦可復還。所泊處或風勢甚惡。舟不得迴。則惟有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耳。

海上風信。甚者曰颶。尤甚者曰颶可以計日候之。或前或後。大約不爽。若天邊雲氣如破帆。即颶颶將至。斷霓者、斷虹也。亦風至之徵。蘇黨颶風賦所謂斷霓飲海者指此。

海中風利。舟行迅決。若風恬浪靜。則靡靡中流。所謂海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日星河漢。俯仰爛然。風景殊不惡。但苦無繫舟地耳。

茫茫海道。舟人固不識也。惟東西南北。則以羅經視之。其所往之地。非山不可辨。若宵晝行而不見山。亦莫測其遠近。故有瞻星察氣、緣橦遠望、辨水之色、及視泥沙之臭味者。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巖磯。又有積沙如隄阜。皆能敗舟。且山上迴飆。亦能噓噏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來及飛風猝至。故澳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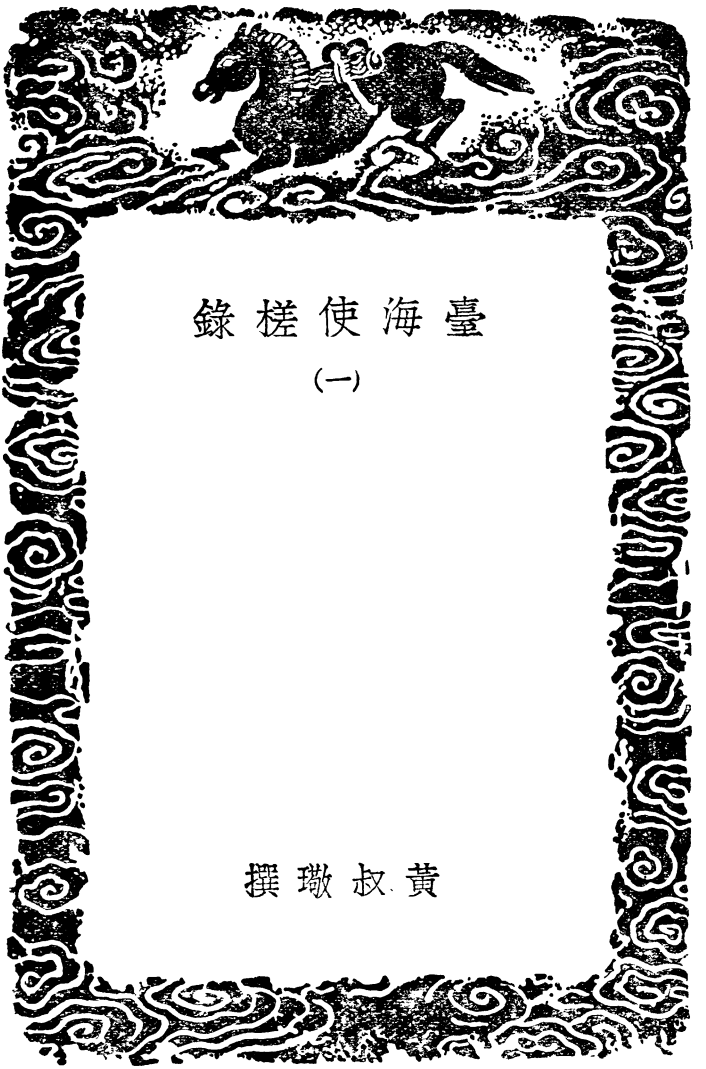
島嶼在澎湖甘吉洋在澎湖之東。雞籠山在臺灣北。鹿耳門在臺灣西。皆險要也。

臺郡番民。種類甚繁。莫詳所自。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蓋出于茲山而育種至今。

臺地物產。無異中原。略載其異者。波羅蜜自荷蘭移種。大如斗。甘如蜜。香樣大如雞子。味甘色黃。其根在核。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樹蘭如珠蘭。然亦喬柯修幹。竹多叢生。節疏葉長。至冬則其葉盡落。及春復生。頗似江柳。象齒有實可食。林茶亦內地所無。惟鱗介之族。其形殊異

者。不可殫述。

余之初至廈門也。舟人以爲有風候。遂登陸假寓。已而大風雨者三日夜。舟藏曲島。幸而得免。然聞臺澎之間。頗有漂溺矣。迨風霽夜發。甫出海門。行及三鼓。風稍厲。或有懼色。遽命回舟。昏黑中捩柁而西。幾至不測。既明。始達于金明之山後。荒嶼無居人。僅可避風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霽無風。乃復掛帆。則汎汎悠悠。舟亦不動。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爲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其嶼甚卑。方數十里。室廬亦少。置軍守之。自廈門至此。始可泊。因幸其無風。遂不繫舟而行。又越二日而至臺灣。臺灣距廈門不知若干里。而舟人稱海程。則以更爲計。云自廈至臺。爲十一更。自臺至松江之上洋。爲五十六更。然問其所謂更者。莫解其義也。余在臺灣一載。乃復從海道歸。既登舟。止于鹿耳門十日。鹿耳門爲臺灣門戶。其水中沙石纍纍環潔。出入危險。舟行畏之。既而啓行。南風甚勁。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凡三日三夜。乃目覩風濤之壯。然已逾金、廈、漳、泉。而徑達于興化之港矣。自閩之興化、歷福州、福寧、入浙之溫、台、寧三郡。以達于崇明。上海。凡五日五夜而至。皆行于海濱之歧流中。雖有最深廣處。而非大洋也。



臺海使槎錄

(一)

黃叔璥撰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篇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七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溟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卽安嗟乎幺麽名物先生猶廑廑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脃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墨丈尋常之間習睹習聞肯蹈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瞫之鼠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傋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蹔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仲會稽弟魯煜拜序

臺海使槎錄卷一

清　大興黃叔璥撰

赤嵌筆談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肝睢。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

按彭湖東南。卽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卽毘舍耶國也。

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隨筆。）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彭湖爲外捍。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剿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厦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卽叛亡之

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溼。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俗敝人頑。（蓉洲文藁。）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走是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形勢

臺灣爲十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彭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鬬。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
炁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
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灣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
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
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洸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嗙使種類居焉。自紅
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德。悉來臣服。贄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
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海防志。）
東甯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
有水則鹵浸於洪濤。鹿豕貍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夫旣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
得。（參浙文藪。以上鄭氏。）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菉豆。山羊尤多。居人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與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續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彭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苫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爲記。海防考。

彭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煙霧。明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彭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荟記。

彭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彭湖爲外藪。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諸羅雜識。以上彭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卽水師安平鎭又有七鯤身沙線潮平可通安平港內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衡渡至彭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彭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凡三處而惟上淡水可容多船港門爲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尙有南路之蟯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掌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幷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卽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卽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淡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衆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彭湖尙孤彼賊衆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覘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理臺末議

彭湖爲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鳳山縣志。）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澹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心澄）云。北路澹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爲虎頭山。諸峯環列。樹惟檳榔。過大灣崎。蘆竹坑、咬狗阬。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獼猴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鴈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爲深塹。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蹈不測。五里至石頭阬。四里至長潭。清瑩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

由羅漢門阬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疇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西卽小烏山南爲銀錠山北爲分水山目貓徽山層巒疊巘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腳帛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而甕菜岑鼓壇阬尤爲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卽爲外門去大傑巔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爲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萊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輦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畫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阬塹皆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澹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連南嵌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洵扼要險區也外爲澹水港八里岔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柔）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束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肩脰門（一作干豆）入澹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爲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

丈。圍二十餘丈。今圮。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澹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灌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未。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卽吼楓仔嶼、諸社。磺山在內北投。濱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澹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卽雞籠社。稍進爲雞籠港。港道狹隘。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爲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彭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

觀彭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台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亦嵌集）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卽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蓉洲文藁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濤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屬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長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嶠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北至澹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餘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颱颶倏發倏止颱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以四月小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颱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梢及半天如鬃尾者曰屈鬃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眞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眞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筆記）

余同王君仲千採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爲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焚楮錢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呷呷向人少間遙見小

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稗海紀遊）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辟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颶至。非四面北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沈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鯤鵬之徙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颶。諺云。六月一雷止三颶。七月一雷九颶來。彭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震之候。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彭。舟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僞敵連艦覆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彭湖。楊孝廉朝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鍼路。船由浯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經向巽巳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彭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彭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彭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彭湖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帆。彭湖來船。必俟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昏暮不能進口。何云利涉。

澹水在磺山之下。日出。磺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芒花飛颺入水。染疾益衆。風候與他處迥異。秋冬東風更盛。

諸山煙靄蒼茫。若山光透露。便爲風雨之徵。又饑鳶高唳。海雀驚飛。則躐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晚觀東。有黑雲起。主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氣候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識。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闕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淫。又云。盛夏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水程郡縣里數。

澹水登舟半日。卽望見官塘山。一作關童。自官塘趨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爲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顚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十音亭頭。十里至閩安鎭。數十里至南臺大橋。稗海紀遊。

厦門至彭湖。水程七更。彭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祕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彭湖。五更。彭湖至厦門。七更。厦門至上海。四十七更。甯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厦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舡可數十。經湄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海壇、環峙諸山也。白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三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此爲閩浙交界。至金香、鳳皇三弁、石童、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礁洋、崎頭門、舟山登

厝澳．盡依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疊出．卽舟山地．赴上海、甯波．至此分綜．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卽甯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淞進港．數里卽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延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三年．使者奉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一百一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里．南北延袤一千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定．陳淐川中丞北路路程．自郡城至八里岔四百七十七里．澹水港以下．溪湧潮吞．過嶺踰海．一自北港水路．由內北頭至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略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海船

獨坐舷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稗海紀遊．

余所坐海船桅木之值數百金。舵師云。得之外域者。任重當風。不稍屈曲。長可八丈。通身無節。名打馬木。明監察御史路振飛按閩摘略云。崇禎六年。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崙、册封琉球。先期採木造舟。大桅屢求未獲。嗣於甯化縣方得應用。獨鐵力木柁。產自廣南。差官採買。回大鵬所。被賊焚劫。復支銀五百五十兩。前往海澄縣採買二門。運到副用云云。今鹽木柁尚值數十金。亦廣南所產。

每船載杉板船一隻。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水仙門。碇凡三。正碇、副碇、三碇。正碇一名將軍碇。不輕下。入水數十丈。樓藤草三緪。約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鉛錘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至底。則不敢寄。鉛錘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處。有占風望向者。緣篷桅繩而上。登眺盤旋。了無怖畏。名曰亞班。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卽船主。舵工一名。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鋪一名。水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鍼路。亞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碇二碇各一。司碇。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擇庫一名。清理船艙。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總鋪一名。司火食。水手數十餘名。

海船按十二支命名。船頭邊板曰鼠橋。後兩邊欄曰牛欄。舵繩曰虎尾。繫碇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

龍骨。兩邊另釘灣杉木曰水蛇。蓬繫繩板曰馬臉。船頭橫覆板插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木曰猴楦。抱桅篷繩曰雞冠。抱碇繩木曰狗牙。拄桅腳杉木段曰桅豬。

舟隨波浪上下。動輒數丈。左右瞻顧。不覺眩暈。寄碇時或遇風濤揉盪。鮮有不眩暈者。

入大洋中。天光水色。瀰望無垠。近船猶可望見帆檣。遠者僅於水面依微點綴。東坡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郡人曰。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信然。

城堡

臺灣府無城。別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氏僭竊時。宮殿在焉。今設副將一員。統兵三千駐之。距臺灣二十里。（居易錄。）

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壬寅。提督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未得所請。余陛辭時。跪聆諭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剋期奏捷。海外形勢。瞭如指掌。廟算制勝。克奏膚功。有以也夫。

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洽居民。亦欲倣行。西南臨海。議於南北東三面圍築堡牆。約高一丈。共長一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

安平城在一鯤身之上。方圓一里。赤嵌城一名紅毛樓。在臺灣海邊。方圓半里。雞籠澹水。小城也。紅毛

築之。以禦海颶。安平城一名甔城。紅毛相其地脈。爲龜蛇相會穴。城基入地丈餘。廣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有奇。雉堞俱釘以鐵。今郡中居民牆垣。每用鐵以束之。似仍祖其制也。城上置大礮十五位。年久難於演放。彭湖亦有紅毛城。久廢。

賦餉羅運。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園。有陂塘貯水者爲田。旱種者爲園。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爲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耔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爲官田。耕田之人。皆爲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卽僞册所謂官佃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僞官與士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卽僞册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卽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竭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爲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及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爲民業。酌減舊額。按則勻徵。既以僞產歸之於民。而復減其額。以便輸將。誠聖朝寬大之恩也。諸羅縣謎。

賤社者。招捕鹿之人。賤港者。招捕魚之人。俱沿山海蓋草爲寮。時去時來。時多時少。雖爲賦稅所從出。實

亦奸究所由滋。僧道僞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裁。

東甯政事集。

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六尺爲一弓。臺郡之田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內地上則田一畝。各縣輸法不一。約徵折色自五六分至一錢一二分而止。一甲爲地十一畝三分零。不過徵至一兩三錢零。今上則徵八石八斗。即穀最賤。每石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零。況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爲病。地力有餘。上者無憂不足。中者截長補短。猶可借漏卮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便難仍舊貫矣。余有請均田減賦疏。

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蘇拜、總督姚啓聖、巡撫金鋐、提督萬正色、會議疏內有與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擔。不足之數。聽在本省採買。施琅另疏云。本省去臺灣已隔重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與販船數。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買。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與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平。六合爲一。何地不可與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與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錢糧不敷。婉爲籌度。臣今不言。後有禍患。咎安所逭。

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觔。烏糖百觔。價銀八九錢。白糖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爲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買。糖一入手。即便裝載。每簍

到蘇船價二錢有零自定聯幫之法非動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廈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不無費是以船難即行腳價貴而糖價賤矣余奏准半線分設彰化縣尚在經理故仍三縣之稱

臺邑額載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僞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册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碁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爲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壞無存者許執單繳驗注銷另查新屋頂補磨三十首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除磨壞人亡者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宜年賠解十一首即十九首內實在開市者不及十首餘皆牛磨倒壞按册問賦與厝餉等而近年新開磨戶悉投營弁以開則完銀不開即止今各戶給以照單按月照數勻徵將前項變爲活餉可以足額

雜餉罟罾緪罟緂蠔志言之詳矣又有烏魚旗罟者結網長百餘丈廣丈餘駕船載出常數十人曰牽罟罾者樹大竹棚於水涯高二丈許曰水棚置罾以漁緪小於罟罟又小於緪網長可數十丈廣五六尺曰牽緪曰牽罟蠔蠣房也即以爲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翦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蠣房緂垂餌以釣魚也大繩長數十丈繫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栓數鉤大小不一繩盡則返棹

而收。曰放綏。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瑯嶠海腳。於石罅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前所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之魚。名曰倒頭烏。則瘦。漁人有自廈門、彭湖、伺其來時。赴臺採捕。鳳山雜餉。給烏魚旗四十九枝。旗用白布一幅。刊刷烏魚旗字樣。填寫漁戶姓名。縣印鈐蓋。插於船頭。帶網採捕。彭湖雜餉。泊網、大小滬。泊者。削竹片爲之。纏縛如簾。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處所豎木杙。趁潮水未滿。縛泊於木杙上。留一泊門。約寬四五尺。潮漲時。魚隨水入。以網截塞泊門。潮退。魚不得出。採取之。滬者。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圍築土岸。高一二尺。留缺爲門。兩旁豎木柱。挂小網柱上。截塞岸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蛤隨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出。魚蛤爲網所阻。寬者爲大滬。狹者爲小滬。

彭湖居民。以海爲田。以魚爲糧。稻穀升斗必仰給臺郡。以地盡沙磧。海風甚厲。艱於播種。惟植高粱、麻、豆。亦不足用。一遇凶歉。便致絕粒。陳觀察大輦詳請臺諸二縣。各運粟五千石赴彭。巡檢營弁。公同監收。遇凶歉或風颶。舟楫不通。以便糶賑。兵糧亦可如期支放。

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壬寅六月。臺邑存倉稻穀無幾。每日減糶數百石。不敷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自東港運至臺邑。進大港。不由鹿耳門。每石船價八分。陸運每牛車止五六石。溪漲難行。腳價數倍水運。雍正癸卯。浙江饑。運米一萬石。甲辰。補運四萬石。每商船載米五百石。運費

每石二錢。未去之船。尙有貼費。

臺海使槎錄卷二

武備

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肅徙嶼民廢巡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還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嘉隆以後海寇曾一本等屢嘯聚爲寇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澹水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增設游兵四十五年倭犯龍門港增衝鋒游兵其地環衍可二百餘里地斥鹵水鹹澁常燠多風稼穡差艱峙正中曰嬭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爲茶盤又十里卽嬭宮嶼矣波平浪息無溯犇激射之勢其狀如湖因曰彭湖寬可泊船面爲案山右爲西安各置小城列銃爲守名曰銃城又左爲風櫃山高七八尺紅毛凹其中上壘土若雉堞今毀其城仍分軍戍守與案山西安相掎角東爲蒔上澳豬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由陸趨嬭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更築銃城以防橫突又東向爲鎖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澳龍門有原泉舊爲居民聚落萬曆三十五年倭突犯泊此嶼西爲西嶼頭有果葉澳泉甚洌可飲稍北爲竹篙灣又西爲蝗仔員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今皆有兵戍守嶼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稍卑爲赤嵌循港而進爲鎭海港壘城於此又西北爲吉貝嶼又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最高便於瞭望嬭宮稍後二里有穩澳山頗平坦自萬曆三十七

年紅毛一舟闌入彭湖。久之乃去。天啓二年高文律乘戍兵單弱。以十餘船突擄彭島。遂因山爲城。環海爲池。破浪長驅。肆毒漳泉。總兵俞咨皐移紅毛於北港。乃復彭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大石壘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東西南留三門。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鑿井一口。戍守於此。以控制媽宮。然議者謂彭湖爲漳、泉之門戶。而北港卽彭湖之脣齒。失北港則脣亡齒寒。不特彭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彭湖東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盡爲紅毛所踞。（方輿紀要）

彭湖遠在海外。內澳可容千艘。周遭平山爲障。止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夫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矧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而曰可以攻者。否也。往民居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分兵以守。則兵分爲弱。遠輸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而曰可以守者。否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輸石則難捍其急。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惟峻接濟之防。而敷陳整旅以需其至。則賊既失其所恃。詎能爲久頓謀哉。（圖書編）

南路自大岡山以下。至下澹水瑯嶠社。北路自木岡山以上。至上澹水雞籠城。其間如鳳山、傀儡山、諸羅山、半線山。皆扼野番之衝。爲陸汛所必防。如下澹水磋磧溪、大線頭、鹿仔港。皆當入海之道。爲水汛所必守。至雞籠、澹水。乃臺灣極北之島。突處海中。毗連番社。後壠一港。與南日對峙。卽與化港口也。後壠而上。一百二十里。爲竹塹社。對海壇鎮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爲南嵌社。對峙關幢。卽福州閩安港口。自南嵌

至上澹水七十里。對北膠。澹水至雞籠三百里。對沙埕烽火門。皆浙江省界也。大洋之外。紅夷出入之路。而又遠隔郡城。港道四達。往來一帆直上。僞鄭設重兵於彼。雖曰遠禦紅夷。實恐我師從福興分出以襲其後也。雞籠至閩安。不過七八更水。若閩安、興化等港。聽商人往來貿易。非止利源通裕。萬一意外之警。則廈門、彭湖之師。以應其前。福泉、興化之船。以應其後。首尾呼應。緩急可恃。（東甯政事集。）

臺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甯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蓋陸地之防。惟在嚴斥堠。慎盤詰。實心衛民。勿以擾民。不過得其人以任之而已。水地之防。必資於船。多設船。則有篷、櫓、纜、碇、修葺之工費。歲需不貲。是在主計者之持策也。蓋臺灣善後之計。莫急於增兵。增兵自不得不增餉。若僅駐鎮於郡。駐協於安平南北兩路。兵單汛薄。恐未雨之憂。不在鹿耳。而在海港山社之間矣。（諸羅雜識。）

臺灣水陸制兵。盈萬。費蓁重矣。乃彭湖、安平之兵居其半。水師汛重。不容以覈減。臺灣之兵居其半。陸路汛廣。又不得不議增。然有可節省之道。至便之術。亦持籌者所必講也。臺灣原有官莊。即可爲屯田。其佃即可爲屯兵。不過加以訓練。明其節制。或倣古者耕七調三。或立在要地屯守。寓兵於農之中。非特兵無跋涉歲免度支已也。歷觀名臣奏議。所用邊守之衆。多取土著。以土著宜於水土。明於地勢。而又欲自保其身家。則守禦必周。且聞名將用兵。有取農人號爲新力兵。則以其性質椎魯。手足強健。雖風雨奔馳。可無倦乏耳。今議舊設制兵。仍用內地更代。增設之名。就臺另立屯田。可以相資。則兵力愈強。而巡防彌周

矣。理盡末議。

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戰陣之時。務爭上風。而運轉不靈。不能占居上風。壓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全在良舟。然匠人爲舟。固守繩尺。及駕中流而快利遲鈍之用。乃見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頓殊者。何也。蓋木之本質不類。如鑵木爲柁。遇波濤乃不搖動。餘則否。輕重亦異。木老則堅而重。否則輕。必得良材。輕重配合。如人一身。筋骨相配。然後善於運動也。故水師必講於造舟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皆於進港交鋒。所以灣泊之處。卽是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在居要以爭上風。然風信難憑。透發之後。往往轉變。先要泊穩。儻一澳中有南風澳北風澳不同。則寧泊南風澳以待。此又老將之持重。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凡港門爲賊所守。而險隘尤爲賊所恃。兵法有挾制其險而攻其虛之說。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耳。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而其要在機。曰扼要、曰伺隙、曰察變、曰虛中、四者。夫扼要則握其權矣。伺隙則分其力矣。察變則奪其守矣。虛中則避其害矣。此所以能於衽席之上。以過吾師。克期取敵。捷如也。要而言之。師之用在舟。舟之用在水。水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其用在於變而通之以盡利。神而明之存乎人。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者。風水之義。聖人一言盡之矣。同上。

彭湖出洋巡哨。由媽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登岸。大果葉二里。左爲緝馬灣。右爲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澳口礮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至外塹。澳口礮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果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礮臺一。烽臺一。四里至鴿界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果葉十里登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硐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三里至後寮。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爲吉貝嶼、姑婆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目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爲灣貝嶼、藍笨仔嶼、鳥嶼、雞膳嶼、碇齒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北。若逆流逆風。未可駕駛。瓦硐港四里至大赤嵌社。南有塘汛。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一里至小赤嵌。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即崎頭。東南一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瓦硐港登舟。從吼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埕寄泊。回媽祖宮澳。再媽祖宮澳開船出哨。由西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金雞澳。入挽門汛。（南北風可泊五六船。）按季輸撥千把各一員。汛後山頂礮臺一。由塘口往西南。一里至網垵。南爲半砰嶼、頭巾礁、鐵砧嶼、靜仔嶼。西南爲大嶼。西北爲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甕菜堀。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埕。埕口北礮臺一。（南風時可泊船。）復回挽門汛。東隔半里爲將軍澳。與挽門汛對峙。（立冬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礮臺一。向北爲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由挽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精嶼。至文良港駕回。經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蒔裏、風

橫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祖宮澳。陸巡由媽祖宮澳四里至暗澳。有巡檢司。三里至東衝。五里至大城。北三里至陰門仔。一里至林頭仔坡。南香鑪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可望陽嶼、陰嶼。北五里至果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三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白灣阬。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三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三里至太武仔。西三里至港底。北一里至東石。六里至沙港頭。南三里至鼎灣。西北三里至中墩嶼。潮退可通。西南二里至潭邊。南二里至港仔尾。三里至蚱腳嶼。二里至東衝。四里至西衝。三里至後堀潭。四里至媽祖宮澳。

再陸巡用大杉板往蒔裏後山登岸。蒔裏澳口礮臺一。山頂烽臺一。五里至風橫尾。澳口礮臺一。烽臺一。東二里至井仔坡。東南四里豬母落水。東北二里鎖管港。西北一里雞母塢。北五里至鐵線尾。八里至烏嶔。五里至雙頭掛。與大城北相對。三里至菜園。三里至暗澳。回媽祖宮澳。副將潘有成出哨月報。

康熙辛丑。兵部奏准彭湖係臺灣咽喉。緊要適中之地。移臺灣總兵駐彭湖。臺灣陸路改設副將。金門總兵黃英奏言彭湖爲臺灣之門戶。今將臺灣總兵移改彭湖。臺灣設立副將。與水師彼此接應。遙度形勢。盡善之謀。無大於此。臣閱地勢輕重。彭湖雖稱三十六島。居於臺廈之中。究皆一抔之土。錯落彈丸。除媽宮、八罩、略有人煙。餘悉冷落荒嶼。原設副將。儘堪防守。茲臺灣南北延袤二千餘里。村莊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深林。最易藏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況安平水師及南北路副參各員。

與臺灣副將職位不相上下。有事勢必各懷己見。非若總兵可行調度。今若將總兵設在彭湖。與臺灣懸隔。往來船隻俱候風時。臺灣水陸各營儻有緊急事機。不能朝發夕至。是彭湖固臺灣之門戶。而臺灣實彭湖之腹心。形勢重於彭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臺灣。庶得居重馭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提督姚堂亦爲陳請。仍照舊制駐劄。

安平水師額設戰船。中營平字號十八號。內趕繒十。雙篷艚六。雙篷舶二。左營定字號十六號。內趕繒八。雙篷艚八。右營澄字號十八號。內趕繒十。雙篷艚八。彭湖水師額設戰船。左營綏字號十八號。右營甯字號十八號。與安平中右營同。趕繒長四五丈至七八丈。雙篷艚長二丈至五丈。設爲分總巡哨之法。每年二三四五月爲一巡期。六七八月爲一巡期。輪撥本營將備一員。帶領兵船四。分巡所轄洋面。副將統領兵船四。總巡各營所轄洋面。大趕繒配兵六十。小趕繒五十。大艚四十。小艚三十四。巡期滿日。官兵船隻撤回安平水次。十月至正月。各船配兵一半。於本轄水汛巡哨。澹水營舊撥左營趕繒二。近又撥道標波字號趕繒四。又道標雙篷艚四。亦歸鎮標。各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十二年拆造。小修自三十兩至一百五六十兩。大修自四十兩至二百三十餘兩。拆造自五十兩至三百六十兩不等。

鳳山打狗港。距鹿耳門水程三更。北風盛發。鹿耳門港道狹隘。舟不得進。而打狗可揚帆直入。由此登

岸者甚多。水師把總配哨船二隻。領兵防汛。下淡水離邑既遠。奸宄易滋。陸路千總領兵防汛。此二處爲南路水陸扼要之地。

僞鄭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而止。自歸版圖後。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故北路營汛。止大肚安設百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爲境外。自海盜鄭盡心脫逃。部文行知夥盜供稱。鄭盡心約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台州之魚山、福建臺灣之淡水等處藏匿。維時總兵崔相國分撥千總一員。領兵分防淡水。自後遂以爲常。而業戶開墾。往來漸衆。

鎮標原額兵三千三百五十名。道標兵三百六十名。康熙六十一年。提督姚堂奏准將道標裁歸鎮標。安平協二千五百名。彭湖協二千名。南路營八百九十名。北路營八百九十名。淡水營五百名。全郡共兵九千四百九十名。（合澎閩省將軍兵五百名。共一萬。）六十年。總督滿保疏請於府治增一千名。四面協護。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岡山。前護本營。後護府東。幷保護羅漢門口。以五百駐下淡水新園。後護本營。前查龍橋東之阿猴林等處。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斗六門。後護半線。前護本營。幷查笨港海口。防禦生番。以五百駐半線。後護淡水。前護斗六門。稽查鹿仔港。防護大江口。再北路營去府兩日又有大河。不能即時接應。於適中之地。亦應增五百名。前則協護府治。後則稽查北路橫港海口。堵截內山。共計增兵三千五百名。九卿議覆。匪類聚衆爲亂。並非兵少之故。添設官兵。甚屬無用。遂寢其議。

癸巳九月．福督范時崇題准．在臺逃亡汰革兵丁．不得在臺募補．應於各原營挑選年力精壯有家業者．計有十名以上．即撥百隊一名．押往補額．兵米鎮標三營．臺邑支給．安平水師．鳳山支給．彭湖水師．諸羅支給．

半線、澹水、兵米．向皆折給．半線每石連腳價至九錢．澹水每石連腳價至一兩五錢．盡派里民．邑令周鍾瑄於半線建倉三間．貯穀三千七百有奇．澹水建倉二間．貯穀千餘．隨便撥補．就地糴給．

偷渡來臺．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舡者．如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岐尾．或由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每乘小漁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係水師提標營汛．鎮海、岐尾．係海澄營汛．料羅、東石、金龜尾．係金門鎮標營汛．安海．係泉州城守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余有清臺地莫若先嚴海口一疏．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狗港．（打狗山有岐後水中有雞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澹水港、小雞籠、八尺門．其餘如鳳山大港、西溪蠔港、蟯港、東港、（通潮水）．茄藤港、放綵港、（冬月沙淤．至夏水漲．船始可行）．大崑麓、社寮港、後灣仔．俱（瑣嶼地）．諸羅馬沙溝、歐汪港、布袋澳、茅港尾、鐵線橋、鹽水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樹港、虎尾溪港、海豐港、二林港、三林港、（二港亦多沙線）．水鹿仔港．（潮長．大船可至內線．不能抵港外線）．水裏港、牛罵、大甲、貓干、吞霄、房裏、後龍、中港、竹塹、南嵌、八里岔、蛤仔爛．可通杉板船．臺灣州仔尾、西港仔灣裏、鳳山喜樹港、萬丹

港。諸羅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舶仔小船。再鳳山岐後、枋寮、加六堂。謝必益、龜壁港、大綉房、魚房港。諸羅鱟仔、宅象頷。今盡淤塞。惟小魚船往來耳。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辟坡蘭。可進杉板。

沿海暗沙險礁。哨船龍骨。艱於駕駛。即有可以開駕者。必俟潮水平時。方可進港。否則沙堅水淺。終於望洋。港外更值風暴。又無收泊之所。或云。當改製杉板舶仔數隻。質輕底平。隨波上下。易於巡防。隨處可以收泊。高知府鐸云。朱逆之變。士民避亂。及平臺後。商旅貿易。乘艚仔等平底船。在洪濤巨浪中。往來如織。康熙壬寅五月。水師營僱坐艚仔出哨。遭風失棹。飄至浙江黃巖。人船卒致保全。是在內港既屬相宜。即外洋亦可無患。

鹿耳門礮臺今圮。礮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以木架之。中有一樞。隨向轉動。名曰轉輪礮。雍正甲辰總兵林亮新修礮架。上橫梁前後各長四尺。中實三尺。下橫梁前後各長五尺。中實三尺。上下直梁各長四尺。梁徑各五寸。四方直柱各高四尺。接筍處俱裹以鐵。下坐板厚三寸。橫八尺。闊七尺。柱腳木九根。闊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四尺五寸。蓋以木爲之。如屋頂式。可以避風雨剝蝕。兩邊用環句牽。然礮時撤下極易。

修造哨船工料。大吉木。八丈以上。中吉木。六丈以上。俱杉木名。浮溪木。松柏木。高洋木。即土杉木。福州出。舵碇龍骨。每丈配桅一丈二尺。

大桅。連續長八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頭桅。連續長六丈。圍四尺五寸。大櫓。小櫓。大小風篷。大小桅餅。大木長四丈五尺。圍三尺五寸。

或十餘。或數箇。用拏大桅。便於起篷。大小無底升。亦木圈。風篷掛於桅上。用木圈以動之。樟梁。頭梁。座。大桅座。頭桅座。頭尾托浪板。斗蓋。水櫃。頭禁水。鑽船頭木。尾禁水。鑽船尾木。上金。尾樓邊高起木。下金。在船尾水內。用以拴舵。招。船頂上招子。便於頭起也。撐面。艙口直木。此木自官艙口起。至大桅光止。所罩艙之撐蓋。俱扛於此。故名扛罩。隔艙板木。乃橫木也。在大桅處。名舍檯。又曰梁頭。在各艙則名堵經。船兩旁所下。古櫃。鋪官廳須蓋。覆竹。船兩旁所釘樟木。車戰棚。杉木板。重鋪笨枋上。車耳。繩。址篷起碇索。櫺仔。水蛇下灣木。大繚極。繫大繩索木。灣極直極。頭尾八字極。俱樟木。以鑽船。用屈尺極。嫣補堂前頭灣樟木。大番八耳。船頭木。頭舍檯。樹頭桅木。大舍檯。樹大桅木。凡船身長闊滿漢字號。俱大轉水。附大舍檯。鞋。鑽桅座內。轉水鞋。船梢上兩邊方木。直檣。扯篷起碇後棍木。大鹿耳。夾大桅木。頭鹿耳。夾頭桅木。夾車檣。靠車木。金檯。下金內木棍。輭箸。船尾中間鑽木。用以夾舵。櫓椽。放櫓架。作櫓牀。一上下杆。拴風篷木。頭尾在上者名上杆。在下者名下杆。尾穿梁。船尾。通梁。艙口上木。下梯梁。船底木。舵牙。夾舵木。水蛇。猴檯。桅豬。見前。鐵釘。趕續一千八百勦。篷艙七百勦。茅鐵。四五百勦。櫸藤。十勦。張篷水藤。百餘勦。黃麻。爲繩索之用。其名有大律索。小律索。篷踏索。小踏索。大繚母。小繚母。大千勦墜。小千勦墜。篷尾弔。小篷尾弔。雞貫流浪索。亦爲繩索之用。其名有篷頭楞。篷尾楞。舵弔。虎尾。碇奴。碇索。擡之屬。腰邊。秦出。尾秦之屬。○二碇趕續一千號百勦。篷艙八九百勦。篾碇索。二條。每條幾三擔。草四擔。桐油。趕續一千五百勦。篷艙五六百勦。每油百勦。配灰三百勦。釘一百勦。網沙。破魚網。煉入油灰內。用以補縫。灰。春灰。千二百勦。至千八百勦。勤肚。拴舵繩。自船底貫於碇前。縛緊舵乃有力。水杉板船。尾樓燈。金鼓。各一。其餘顏料旗布。匠役工價。大修小修。爲數不等。淺放鬆。便可懸起。

水仔尾設有棚架。地係修船之所。郡守召募棚匠。結繩應工。不償工資。棚架不限數目。各商船戶自備

樓藤及繩匠。只用所豎椿架。每一繩付賃值百錢。

臺彭各標營船。初俱分派通省內地廳員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歸通省內地州縣。其尙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按糧議派。臺屬三縣。亦分修數船。此非偏庇臺屬。以內地各廠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期報竣。後定左近道府監修。統計閩省船隻。勻派通省道府。乃將臺彭九十八船內。派臺灣道府各十八隻。餘俱派入內地。既而仍歸內地修造。惟未至朽爛而不堪駕駛者。留臺修補。至康熙四十四五年間。仍俱改歸臺屬。而派府船數倍於道。然令其與福府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延糧廳代修其半。道、鎭、協、營、廳、縣。共襄厥事。迨後專責知府。幷將道船亦歸於府矣。

臺郡修船。桅木大吉杉木等料。並釘鐵、油、麻、樓絲、網紗、篾片、蓬葉。俱非臺地所產。遠購福州。料價運費不貲。再大木附搭商船裝載。往年被風覆溺多案。船戶深畏之。至樟枋厚力木。在鳳諸內山。鳥道羊腸。澗溪阻隔。僱匠砍鋸。僱夫肩運。動輒經月。泥淖尤難計日。且從前山廠。近遭焚燬。今另爲搭蓋。尤爲煩費需時。況附近水沙連等社。希壤生番。最易啓釁。此辦料之難也。又臺廠修艙各匠。原止二三十人。向已不敷撥僱。今經變亂。或逃回內地。或爲賊殺害。見在無幾。一舉大工。內地僱募非易。僱價較內地數倍。此又募工之難也。每遇修船。將備兵目。恣意苛求。或將完固。勒令修改。或稍有損裂。故行殘毀。或將

板木藏匿。致累多費工料。與工時又於配定丈尺。將大斲小。將長截短。又於修整合式之工。挨剔拆換。逼使加添。又或押船赴修之兵。乘夜伺隙。偷竊料物。則是既苦辦料僱夫之難。又苦弁兵之擾累。所以臺地船工。領價貼運。必賠貼兩倍而後得竣也。臺守高鐸申詳制府。請查照往例。將船身朽爛者內廠補造。尚堪駕駛而應修者。駕赴內港興修。其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留在臺灣。交營興修。文員仍遵例監視。將府莊遞年所收官租。爲津貼修船之資。不惟節費。且易於集事。重工務而保殘疆。實於臺地有益。

前此覆轍。患在兵虛將惰。而兵虛之原。皆由臺地招兵。換名頂替。蓋兵從內地抽撥。逃亡事故。不爲申報。每至放餉。即留餉以飽私囊。即有召募。強半市井亡賴。空名掛籍。舍混欺蒙。則主帥大府之過也。當責總兵不時清釐。使隨丁悉照定制。空糧悉行撥補。無籍之人。一名不得妄招。到伍之兵。一名不得頂替。則虛冒之弊可除。兵既充伍。而訓練尤所當亟講者。撥換入班。即宜配明隊伍。將統弁。弁統隊。隊統卒。清查器械。不足者補之。不精良者淬礪之。按期操演各營。將操期并演何技勇。逐月彙報。務使兵與將習。手與器習。而後可。而分汛又當斟酌變通。臺地遼闊。大汛駐兵一二百名。或數十名。究之官多離汛。兵多聚賭。有汛防之名。無守望之實。多兵亦奚益乎。防汛分作幾處。勻作幾班。統以該汛弁目。於本汛鄉莊、市鎮、山口、港隘。分地劃界。巡哨偵探。有事則飛報本營。酌量調遣追捕。無事則遠者一月一換。

近者半月一換。歇班之兵歸營操練。更番戍守。人無偏勞。聲息可以時通。庶賣汛奪弊。自此絕矣。巡哨海口。責之水師。遠近島嶼。必明港澳險易。叢雜交錯之區。上下風濤。必察灣泊向背。取水風候之所。善其舟楫械器。習其行陣擊刺。定其游巡往來。毋潛伏內港。空文申報。駕駛既熟。乘風自易。則整練平時。可資備禦。出師剿捕。可成勁旅。甯有兵虛將惰之患哉。

習俗

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異俗。且洋販之利。歸於臺灣。故尙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傚。即傭夫販豎。不安其常。由來久矣。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挾資登場。叫號爭鬨。始則出於典質。繼則流於偸竊。實長奸之囮也。又莫甚於要盟。豪健家兒。聚少年無賴之徒。指皎日以盟心。撫白水而矢誓。稱兄呼弟。出妻拜母。自謂古道相期。不知往來既頻。則淫酗之累作。聲援既廣。則鬬競之患生。若其喪不停柩。婢不愆配。猶爲近古之風。而視疏若親。窮乏疾苦。相爲周恤。亦荒島之善俗也。諸羅雜識。

婚禮倩媒送庚帖。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合婚。間有誤毀器物者。期必改卜。納采。贊珥、綢、帛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止煩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仔。及笄送聘。或番錢一百圓。或八十六十四十圓。綾綢數十匹以至數匹。禮書二函。則收一回一。羊、豕、香燭、彩花、蔓葉各收其半。禮槩

雙座。以銀爲檳榔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八字。收二姓合婚一座。回百年偕老一座。貧家則用乾檳榔。以銀飾之。福壽萬字糖。或百餘圓。或數十圓。回以大餅。其餘鹿筋、鹿脯、魚鰾、肚肺、糖果。留三四種。各以稻、穀、麥、豆置於盤內。又回禮錫盤二。如大椀式。一植石榴一株。用銀石榴三四顆及銀桂花數朵。纏繞枝頭。名曰榴桂。一植蓮蕉花一株。取連招貴子之義。土人焦招同音。此納幣之禮也。親迎先期送擇日儀。番錢或四十圓。以至十二圓。名曰乞日。至期不論貴賤。乘四人輿。鳴金鼓吹。彩旗前導。親朋送燈。少年子弟。分隊擎執。沿途點放爆竹。壻至女家。駐轎庭中。連進酒食三次。飲畢。外弟攜籃。於轎前索爆竹。壻隨取贈。名曰舅子爆。新人出廳。拜祖先。次拜父母。父兄把酒三盞。覆以手帕。上轎。妝奩同行。豐儉不一。花轎後懸竹篩。上畫太極八卦。到門。新郎擎蓋新婦頭上。三日廟見。以次拜公、姑、伯、叔、嬸姆。謂之拜茶。是日外弟來。名曰探房。午讌。新婦及外弟婦之父兄。請而後至。不輕造也。四日外父母請壻及女。名曰旋家。外家親屬。壻各備贊儀。惟外弟納之。飲畢。壻偕新婦同歸。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名曰會親。女先往。壻近午始至。飲畢。壻回。女留。三日後始回。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詩禮之家。女子既笄。則居於房內。不復外出。常人則無論矣。

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功果。還庫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死必還之。既畢。除靈。孝子卒哭。謝弔客。家貧。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除靈。小祥。致祭如禮。大祥。竟有先三四月擇吉

致祭除服。此則背禮之尤者。若夫居喪、朔望哭奠。柩無久停。則又風俗之美者矣。

生辰。爲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簪珥肘酒爲賀。

親友自內地來。具酒食相招。名曰洗鹹水。謂泛重洋而至。亦猶北地洗塵之意。

正月元旦。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四五鼓時。拜賀親友。上元節。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竹葉。爲人詬詈。謂異日必得佳壻。平民有毀傷他家牆垣。或竊豕槽、雞欄辱及父母。亦謂一年大利。街頭花燈簫鼓。鎮夜喧闐。至廿五六日方罷。十六日。各市廛競饗酒肉。名曰頭壓。自是月以爲常。臘月既望。踵而行之。名曰尾壓。

四月八日。僧衆沿門唱佛曲。人贈以錢米。

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熏之。用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兼插禾稗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枝。謂老而彌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饋遺。祀神用諸紅色物。自初五至初七。好事者於海口淺處。用錢或布爲標。杉板魚船。爭相奪取。勝者鳴鑼爲得采。土人亦號爲鬬龍舟。午時爲小兒女結五色縷。男繫左腕。女繫右腕。名曰神鍊。三月盡。四月朔望。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各寺廟及海岸各船。鳴鑼擊鼓。名曰龍船鼓。謂主一年旺相。

七夕呼爲巧節。家供織女。稱爲七星孃。紙糊綵亭。晚備花、粉、香、果、酒醴、三牲、鴨蛋七枚。飯七盌。命道士

祭獻畢.則將端陽男女所結絲縷剪斷.同花粉.擲於屋上.食螺螄以爲明目.黃豆煮熟.洋糖拌裹.及龍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緣.

七月十五日.亦爲盂蘭會.數日前.好事者醵金爲首.延僧衆作道場.將會中人生年月日時辰.開明緣疏內.陳設餅餌、香櫞、柚子、蕉果、黃梨、鮮薑、堆盤高二三尺.幷設紙牌、骰子、煙筒、等物.至夜分.同羹飯施餓口.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爲紙燈千百.晚於海邊親然之.頭家幾人.則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番錢一.或減半.置於燈內.衆燈齊然.沿海漁船.爭相攫取.得者謂一年大順.沿街或三五十家爲一局.張燈結采.陳設圖畫、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劇以爲樂.謂之壓醮尾.月盡方罷.

中秋製月餅.幷筆、墨、紙、硏、香囊、瓶、袋、諸物.羅列市廛.設置骰子.賭勝奪采.負則償值.

重陽前後.競放紙鳶.如內地春月.是日儒生.有殺犬取其首以祀魁星者.餘肉則生徒聚啖.歡飲竟日.

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甕中.以供新歲祭祀之用.餘則待發變後食之.名曰隔年菜.

除夕.殺黑鴨以祭神.謂其壓除一歲凶事.爲紙虎.口內實以鴨血.或豬血、生肉.於門外燒之.以禳除不祥.

衣服不衷.袴露衣衫外者.曰龍擺尾.襪不繫帶.脫落足面者.曰鳳點頭.農夫輿隸.雲履綢衫.服勞任役.殊不雅觀也.

交易最尙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斜無式。上印番字。銀色低潮。以內地兼金與之。反多滯難。用小制錢外。多用昔年所鑄臺廣昌南紅銅錢。幷明時舊錢。鵝眼、荇葉散若流泉。見行鼓鑄。輪郭周好。交易則棄而不用。亦足異矣。

賣肉者吹角。鎭日吹呼。音甚悽楚。多來稻穀糖靛各邑。輦致郡治。車音腷薄。如哀如訴。時與吹角若相和然。廣東志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不知此於何起也。

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讙呶。呼盧之外。或壓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爲紙牌三十六頁。分文武院科四項。文尊閣老。武尊國公。院尊學士。科尊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吉士之上。

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鐺內熬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筒。實以棧絲。羣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爲嚴禁。常有身被逮繫。猶求緩須臾。再吸一筒者。鴉片土出噶喇吧。

郡中缺吾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澎。陳呼濬。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侍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爲難省。

大武郡數處平地涌泉浸溢數里士人謂之坌水坌士音濫字典中無此字亦猶大浪泵之泵字典音聘士音蚌爻所生少子名曰屘士音滿皆以己意爲譌撰

祠廟

邑志載陳淵川撫軍重修文廟碑記云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建廟修學正誼明道之大端應無出此者予以爲不計功而未嘗無功不謀利而未嘗無利臺令未有爲臺道者而予得調臺道臺道未有擢爲撫軍者而予得擢偏撫莫非先聖先賢默爲相之等語聖賢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不藉崇飾廟貌皈依奉法便致感應報施建學明倫所以正人心厚風俗無一語及之竟說向福田利益豈可爲訓

府志至聖四御贊後即接施琅褒章臺鳳志學校或載入祀典或見之藝文俱爲失次諸羅志學校別爲一卷爲是

淵川建紫陽祠於學宮之左旁列黃勉齋陳北溪蔡九峰眞西山四先生木主春秋致祭兩廂列學舍令諸生肄業撥鯤港官田二十八甲一分歲租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以爲膏脯資

水仙宮並祀禹王伍員屈原項羽兼列夏謂其能盪舟也（一作魯般）廟中亭脊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皆潮州工匠爲之關帝廟前殿祀帝像後殿祀帝父方巾綠袍士人云與祀文宣幷及啓聖同義南路

長治里前。阿社祀五文昌。梓潼、關帝、魁星、朱衣、呂祖。後祀東王公、西王母。又僞鄭時建玉皇太子廟。三年王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進士。爲張天師用法寃死。上帝敕令五人巡遊天下三年一更。卽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爲五分。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云僞鄭陳永華臨危前數日。有人持柬借宅。永華盛筵以待。稱爲池大人。池呼陳爲角宿大人。揖讓酬對如大賓。永華亡。土人以爲神。故並祀焉。

求子者爲郎君會。祀張仙。設酒饌果餌。吹竹彈絲。兩偶對立。操土音以悅神。

商販

東西洋通販諸國。西洋則交趾、占城、暹羅、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吶嘩嘩、美洛居、文萊、雞籠、淡水。談薈。明給事中何楷疏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屹然成大聚落矣。春明夢餘錄。

給事中傅元初疏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

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卽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臣鄉之大可憂者。蓋海外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諸夷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匹。服之以爲華好。是以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皆所嗜好。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來。至紅毛番。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奸民矣。同上。

近以開洋互市。奉旨。紅夷挾市。地方官果能飭備嗇防。禁絕勾引接濟。狡謀自無繇逞。乃海防名飭實弛。奸商陽禁陰縱。以致釀釁滋隙。至開洋應否。未見確議。但云宜呂宋不宜臺灣。均屬夷地。商販給引出海。何法綜稽。能使晝地遵守。著詳查開禁利害。博諮熟審。酌妥具奏。據泉州鄉官史繼偕張瑞圖等稱。開洋有四便。漳州鄉官林宰等稱。海寇起滅。不係洋禁開閉。臣會同鄒維璉勘得開洋之說。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大約主開而不主禁。總之言利不能無害。衣食源開。則利在民。洋稅復而閩安諸稅可免。則利在商。得稅三四萬以壯軍實。則利在準備。而亦有害。卽撫臣所謂四可慮者是已。此就利害言也。若體民情。則開

不容緩。臣入閩關。見高山大川。迴旋掩映。自建徂興。間關千里。中求三里。康莊而不可得。巖下居民。各就山根溪畔。開墾力食。率崎嶇墝埆。即方正五畝一段者。亦未之見。過泉眼界稍寬。然已望洋海若矣。其人則林林總總。肩摩踵接。望開洋不啻大旱望雨。而臣反言開之不便。達情之謂何。故今日開洋。全爲民計。非爲夷計。謂開洋而貧民不再從賊則可。謂開洋而奸民盡化爲良則不可。謂開洋而奸民便於勾夷則可。謂不開而全無海氛亦不可。（按閩摘略。）

明莊烈時。工部尚書渭南南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絕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今嚴禁互市。實苞桑之至計。爲國家計久遠者。當看前明紅毛入犯中左。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壖騷動。雖竭力驅勦。實苦不支。愼忽狃目前之近利。而輕言互市也。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沙、剪絨、紙料、煙、布、草席、甎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甎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筍、香菰。建甯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餳、番薯、鹿肉。售於夏門諸海口。或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桌絛、涼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絛、綢、縐、紗、湖帕、絨線、寧波則

載蘇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盤碟、杉、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綢、麥、豆、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盤紙、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鯉乾。海壖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

進貢

康熙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囉絨二十五匹。織金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匹。嗶嘰緞二十匹。織金花緞五匹。雜色細輭布、文采細織布、白毛裏布、二百九十四匹。大自鳴鐘一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隻。鑲金烏銃三十把。馬銃六十把。彩帶三十佩。鑲金佩刀三十把。鑲金雙利劍二十把。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二雙。（池北偶談。）

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迨何斌引鄭成功襲臺。力戰不克而歸。見我師掃盪鄭逆。不覺讋服。

臺海使槎錄卷三

泉井園石

北路阿拔泉、虎尾溪、源同出水沙連。經牛相觸山口二水分流。阿拔泉極清。虎尾溪極濁。水性湍急。最爲深闊。西流二十餘里。入地伏流於海。

湯泉南路二。一在下澹水社。出赤山。水流如湯。亦無定處。一在大滾水山。山不甚高。其上濛湧出泉而温。故名。相去十餘里。又有小滾水山。脈絡相屬。北路二。一在玉山最深處。泉流氣蒸如沸。一在大雞籠隔港山朝山內。康熙辛丑。我師與賊戰於鯤身。正值災歊。隨地掘尺餘。皆甘泉。

郡治濱海。各井皆澹水。微苦鹹。惟傀儡山馬兵營井極清冽。爲郡中第一泉。安平城上紅毛井水。高於海而味亦甘。彭湖居海之中。井亦澹水。以觀音亭、副將署二井爲最。

萬壽亭一泉。屯兵萬餘。汲取不窮。今名萬軍井。

龍目井有二。南路阿猴林內竹仔寮兩井相連。狀如龍目。因名。北路大雞籠山之麓。下臨大海。四周斥鹵。泉湧如珠。甘冽異諸井。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臺曲折。淩峻之致。丙寅。臺廈

道周昌因其地仍其茂林深竹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顏曰致徹有秋夜遊北園記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畫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

海中有礁嚩石皆鹹鹵結成粗劣易腐或置盆盌中不足充玩彭湖石完好較文石尤細可爲扇器餘則磨礪攻錯僅供諸番文項之用

物產 百穀・花果・竹木・鳥獸・蟲魚・鹽・硫磺・

三縣皆稱沃壤水土各殊臺縣俱種晚稻諸羅地廣及鳳山澹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幷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

正月諸邑收菜子一名油芥九十月間種・碾油只供膏火不可食二三兩月鳳邑收黃豆十月十一月間種・下澹水八社尤多諸邑收大麥小麥十月十一月間種・近臺屬者二月收遠處者三月收四月臺邑絲瓜紅涼瓜卽菜瓜・匏菜、莧菜豆卽豇豆・熟鳳山八社水田收雙冬早稻一名安南蚕十月卄月種・民間西瓜熟正月種・三邑糖廍事畢五月臺邑番樣西瓜熟鳳山瓜樣蔬果於四月間先熟五月幾盡矣諸邑收早麻卽芝麻二月間種・正月瓜樣亦盛出臺、鳳地暖凡所種植先期成熟諸邑近北漸寒頗似內地所出之物稍遲六月三邑刈黃麻黃梨龍眼波羅蜜梨仔菱出民間種晚稻農務方興略無閒隙諸邑收晚麻番民收稷米高粱蕎麥七月三邑靛青

正月二月間種者。薯芋、檳榔、浮留藤、俱盛出。諸邑收大頭婆早稻。正二月間種。八月。諸邑再收黃豆及黑豆、菜豆。俱五月間種者。番民收薏苡。九月。三邑收菁子。諸邑收圓粒粟。一名一枝蚤。園田皆可栽種。若早播者。則於八月收。十月。三邑收白占稻、紅埔占稻。白占種於田。紅埔占種於園。番薯熟。早種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月方盡。鳳山下澹水、武洛、糯米芋熟。長二尺餘。與別芋迥殊。十一月。三邑大蕉、芋蕉熟。大蕉卽甘蕉。芋蕉一名芝蕉。一名竹蕉。三邑農家豎廊。與工碾糖。鳳山採捕烏魚。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爲常。平埔諸社。至此燒埔。入山捕捉麞鹿。剝取鹿皮。煎角爲膠。漬肉爲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賸社。運赴郡中。鬻以完餉。十二月。臺鳳進貢西瓜及王瓜、匏、茄。熟南北兩路。荷花盛開。逸鱘魚出。天時蒙霧。齊浮水面。捕獲倍多。臺邑土壤褊小。絕少水田。農人多種瓜蓏麻雜植蔬豆。栽蔗碾糖。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食每於兩路糴買輸將。

稻有秔、糯。秔稻種於水田者。曰早占。曰晚占。色白。種於園者。曰埔占。色赤。糯稻種於水田者。曰赤秫殼色赤。種於園者。曰禾秫。粒大色白。麥有大麥、小麥。而小麥最佳。稷之屬。有細米、黃白二種。蕭壠麻豆。諸社有之。

南方麥花。多開於夜。臺則如北地然。食多亦不覺熱。黍米夜間開花。居民多不食。蕎麥種植亦少。嬰兒有疾。每用麵少許。滾湯沖服。立瘥。謂能解肌祛熱。間有爲飯者。土壤肥沃。不糞種。糞則穗重而仆。種植

後聽其自生。不事耘鋤。惟享坐獲。每畝數倍內地。近年臺邑地畝。水衝沙壓。土脈漸薄。亦間用糞培養。濬水以南。悉爲潮州客莊。治壠蓄洩。灌溉耕耨。頗盡力作。田中藝稻之外。間種落花生。俗名土豆。冬月收實。充衢陳列。居人非口嚼檳榔。卽啖落花生。童穉將炒熟者用紙包裹。鬻於街頭。名落花生包。

花不應候。余壬寅仲冬。按部北路。至斗六門。見桃花方謝。菜花初黃。回至笨港。見人擎荷花數枝。及回寓館。榴花亦照眼。癸卯二月。桂正芳菲。八月桃又花。信不可以時序限之。

花開無節。惟菊至冬乃盛。開至二月。蘇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有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也。

班支花。一作斑枝。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較茶花尤大。色深黃。蓓蕾堅厚。結實如繭。陳觀察子京云。卽係木繭。粵西花更大。色紅。爲稍異耳。

鷹爪蘭。一名油蘭花。似蘭無心。香味滯膩。嗅之令人作惡。結子如棗。一叢二十餘枚。攢簇如桃。名鷹爪桃。

倒垂蘭。出北路內山。枝屈曲如梅。葉似萱。短而厚。不著土。生取一枝。挂簷陰。雨露所及處。自能生根。抽芽出葉。開花。花似蘭。色黃碧。微香。

木蘭花。如粟。濬黃芳。似珠蘭。樹本大者。圍數尺。名樹蘭。

水仙。歲底盛開。一本五六莖。一莖可十餘蘂。鮮芳絕倫。廣東市上。標寫臺灣水仙花頭。其實非臺產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蘇州轉售者。蘇州種不及漳州肥大。

美人蕉花。紅黃二種。黃者尤芳鮮可愛。四時不絕。有高丈餘者。子堅黑。或作小念珠。

蕉有芭蕉、金蕉、芭蕉不結子。金蕉花如蓮。色紫不鮮。每花結子一梳。名蕉果。凡蕉果一枝五六層。每層數十枚。排比而生。剖食。味亦甘。異物志載羊角蕉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者。此也。南方草木狀。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臺地村舍後每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

番綉毬。蔓生。葉厚可一錢。花白色。底瓣似通草爲之。心微紅而堅。明亮如礬。

番花。葉大於批杷。枝每三叉。花有五瓣六瓣者。外微紫。內白色。近心漸黃。香似梔子。夏秋多開。冬則葉落。但名番花。似屬統稱。廣東志云。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用以寫經。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蘂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敗。乃知此爲貝多羅花也。

番樹。大如槐。枝幹離奇。或似臥松。結實如槐角。皮紅。時綻裂。肉白可食。名曰莉豆。一名番豆。

曇花。一枝數十蘂。一蘂長七八寸。花六出。外紫內白。頗似蓮香。亦有白色者。摘置几案間。經時略不損壞。花蘂仍然開放。是一異種。僧家言是西方小本。

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蘂。一瓣包裹數蘂。似翦綵爲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辛丑春。無一開花者。遂兆朱一貴之亂。甚奇。後遂於花時占一年盛衰。

寶相花。似薔薇。色白。瓣較多。惜不甚香。

佛桑。一名朱槿。高不逾五六尺。四時皆花。花有深淺紅澹黃各色。紅則焰焰燒空。尤爲奪目。又有名一丈紅者。葉與佛桑相似。花單瓣。狀如秋葵。而殷紅綽約。較佛桑更爲照眼。臺灣隨筆云。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意卽一丈紅耶。

茉莉最易栽植。番茉莉較大。種自東埔寨來。花徑寸。百餘瓣。早晚街頭。有連十餘蘂綴成一枝。有連數十蘂爲一串。買置牀榻。殊有妙香。

蓮。四時皆開。亦有單瓣者。

蔗苗種於五六月。首年則嫌其嫩。三年又嫌其老。惟兩年者爲上。首年者熟於次年正月。兩年者熟於本年十二月。三年者熟於十一月。故硤煮之期。亦以蔗分先後。若早爲砍削。則漿不足而糖少。大約十二月正月間。始盡興工。至初夏止。初硤蔗漿。半多泥土。煎煮一次。濾其渣穢。再煮入於上清。三煮入於下清。始成糖。入碗。待其凝結。用泥封之。半月一換。三易而後白。始出碗曬乾。舂擊成粉。入簍。須半月爲期。未盡白者。名曰糖尾。併碗再封。蓋封久則白。封少則淄。其不封者則紅糖也。所煎之糖。較閩粵諸郡爲尤佳。東寧政事

插蔗之園。必沙土相兼。高下適中。乃宜。每甲栽蔗。上園六七千。中園七八千。下園八九千。或至萬。地濶蔗瘦。多栽蔗可多硤糖觔。三春得雨。易於栽插。無雨亦犂種。但戽水灌溉。爲力頗艱。十月內築廍屋。置蔗車。僱募人工。動廍硤糖。上園每甲可煎烏糖六七十擔。白糖六七十碾。沙土陶成。中園下園。只四五十擔。煎糖須覓糖師。知土脈。精火候。用灰湯大沸。用礬房灰止之。用油。將成糖。投以草腕油。恰中其節。煎成置糖槽內。用木棍頻攪。至冷便爲烏糖。色赤而鬆者。於蘇州發賣。若糖溼色黑。於上海、甯波、鎮江、諸處行銷。至製白糖。將蔗汁煎成糖時。入糖碾內。下用碾鍋盛之。半月後浸出糖水。名頭水。次用泥土蓋碾上。十餘日。得糖水。名二水。再用泥土覆十餘日之糖水。名三水。合煎可爲糖膏。或用釀酒。每碾白糖只五十餘觔。地薄或糖師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則不得價矣。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硤蔗。另四牛載蔗到廍。又二牛負蔗尾以飼牛。一牛配園四甲。或三甲餘。每園四甲。現插蔗二甲。留空二甲。遞年更易栽種。廍中人工。糖師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車工二人。將蔗入石車硤汁。牛婆二人。攙牛硤蔗。剝蔗七人。園中砍蔗。去尾去葉。採蔗尾一人。採以飼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價逐月六七十金。

唐大歷中。鄒和尙始教民黃氏造蔗霜法。其器用有蔗削、蔗鎌、蔗凳、蔗碾、抬牀、榨斗、漆甕之屬。今蔗車兩石矗立。狀如雙碾。夾取其汁。想卽蔗碾遺製。酒有蔗漿用錫汁釀成。與荔子酒俱味極甘。北路有用

梨仔麥釀酒者。又在蔗漿荔子之下。

番薯。明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沙礫之地。皆可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閩海而南。有呂宋國。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莖葉蔓生。如瓜蔓。黃精、山藥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味如熟荸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嘗省。然惓而不與中國人有截取其蔓咫許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何鏡山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老者食之。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鰥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閩小紀。

或云。薯長而色白者是舊種。圓而黃赤者。得自文來國。未知孰是。余見有大可尺圍。形似南瓜者。土人亦不經見也。

芋有二種。紅者呼爲檳榔。紅白次之。熟較內地亦遜。六月初旬即可食。多食滯氣。不似內地滑潤。南路番子芋。一名糯米芋。有重十餘觔者。味佳。

棗子檳榔。即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青皮。細嚼。麻縷相屬。即大腹皮也。中

心水少許。尙未成粒。間有大者。剖視其實。與雞心無二。或云粵人食子。臺人食皮。一色青者爲雄。黑臍者爲雌。雄者味厚。雌者味薄。顆向上長者尤貴。蠣房灰。用孩兒茶柑仔蜜染紅。合浮留藤食之。按范石湖集云。頃在嶠南。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蒟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噀血。可厭。蒟藤。一作浮留藤。土人誤作爲荖。字釋無荖字。臺地多瘴。三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繼用鳳邑瑯嶠番社之檳榔乾。

種檳榔必種椰。有椰則檳榔結實必繁。椰樹葉少林高。椰子外裹粗皮。如椶片。內結堅殼。剖之白膚盈寸。極甘肥。清漿可一椀。名椰酒。東坡詩。美酒生林不待儀。此也。廣東志。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水聲清亮。則心大而甜。其肉厚。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又有椰油。可佐膏火。或云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齒痛凍瘡極效。

臺地夏無他果。惟番檨。蕉子。黃梨。視爲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極似玫瑰果。當以此爲第一。

土人酷嗜梨仔姜。一名番石榴。肩挑擔負。一錢可五六枚。臭味觸人。品斯下矣。臺灣隨筆云。象齒有實。可食。不知何物。

檨。三種。香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曬乾。用糖拌蒸。亦可久藏。臺人多

以鮮樣代蔬。用豆油或鹽同食。北路自半線以上。則絕無矣。字釋無樣字。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誤作樣。樣實大如豬腰子。葉尖長。居易錄作番蒜。五月熟。大如蘋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非是。

波羅蜜。一名優鉢曇。廣東志。南海廟中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蘋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梢。以銀鍼釘腰。即結實。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爲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有實。纍纍疣贅。若不實。則以刀砍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砍一實。十砍十實。故一名刀生果。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觔。皮厚有輭刺。磊砢如佛頭旋螺。肉含純瓤間。壘如橘柚。囊氣甚芳郁。有乾濕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濡膩。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煠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志云。色綠似如來頂。液黏如漆是已。其子卻似橡實。每一子爲一房。熟而食之。味似百合子。不可生食。瓤可生食。亦不甚甘美。終不似橘柚味佳也。土人用波羅蜜子煨肉。黃梨煮肺。亦海外奇製。

粵西以波羅蜜爲天波羅。黃梨爲地波羅。居易錄謂黃梨曰黃來。（去聲）八月熟。長可尺許。味尤甘香。其樹類蕉。實生節間。按黃梨長止五六寸。草木叢生。根下葉似萱。兩邊如鋸齒。頂上葉小攢簇如雞帚。謂其樹類蕉。非也。

龍眼。顆小味薄。六七月熟。荔枝皆自內地來。藍總戎廷珍每貽漳州狀元紅、紫綃、玉膚甘如醴酪。每以

海上風阻。不得日食三百。殊爲憾事。

香欖。初夏卽熟。長似木瓜。上下微尖。拌蠟匀檀。較輭羅圓皺稍遜矣。

木瓜。樹幹亭亭。色青如桐。每一枝一葉。葉似草麻。大者尺餘。花白色。生杈椏間。瓜凡五棱。無香味。居民用鹽漬以充蔬。諸羅志謂毛詩投我以木瓜。卽此。殊非。按果譜。木瓜一名楸。一名鐵腳梨。樹叢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黃。如著粉。津潤不水者爲木瓜。此地所產。與內地木瓜絕不類。豈可以稱謂偶同。遂妄爲引據乎。

鳳山縣有薑。名三保薑。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香祖筆記。）

稍生深山中。裂土而出。全體悉具。蓋與竹筍相同。兩葉始孳。已大十圍。歲久則堅。終不加大。（稗海紀遊。）

大松生水沙連。合抱成林。生番所居。莫敢採伐。相傳山後崇爻黑沙晃諸山。有松有杉有梅。

蕭朗木。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僞鄭取以爲棺。實美材也。

南路打狗山。有香木。色類沈香。味較檀尤烈。不名何香。土人亦不知貴。傳說昔年有蘇州客商能辨之。載數十擔去。後有官某作爲香杖。今所存者零星碎木。見爲扇器者。

婆羅樹。中空。四圍摺疊成圓形。尤異。花紋糾結盤屈。如古木狀。用貯管城。因其材也。

水沙連茶。在深山中。衆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

內山林木叢雜。多不可辨。樵子採伐。鬻於市。每多堅質紫色。竈煙間有香氣拂拂。若爲器物。必係精良。徒供爨下之用。實可惜。儻得匠氏區別。則異材不致終老無聞。斯亦山木之幸也。

木有交標。可爲梁柱。九荊小而不高。茆屋用以爲柱。入土不朽。又有白樹。色白可以爲器。此皆內地所無者。

竹亦可爲器用。但質薄劣。蛀蟲易生。不能經久。偏處皆竹。數十竿爲一叢。遠望若柳。絕無蕭疏之致。生筍不出叢外。皆不堪食。夏月街市。亦有煮熟肩賣者。味酸苦。難以充庖。諸羅志謂竹塹岸裏之篁竹筍。味甚佳。

觀音竹。枝弱葉小。藝植盆中。亦可供玩。一名鳳尾竹。志載佛眼竹、金絲竹。俱未見。

江南竹。亦名南竹。魚港雜落每用之。

築室。一椽一木。一瓦一石。向皆取給內地。以此處沙土。不可以陶蓋瓦、級甎。竹木不勝棟、楹、榱、桷。康熙壬寅。巡歷南北兩路。廨亦錯列。殆不足供全郡之需。小民草寮。以竹爲柱。上覆以茅。用土塗附。傾盆疾雨。沙土漂流。捲地狂飈。棟桷摧折。且經年之竹。蠹已蛀盡。烏能久支耶。

藤最多。盤旋里餘。可爲碇索。可縛茅屋。嫩者合檳榔食之。海風藤。治拘攣風濕極效。葵藤縛器用之。又
爻藤生海濱水中。內山有此。大可合抱。不適於用。
隆冬木葉不脫。惟佛桑、番花、落葉至春敷榮。餘於春日生新葉。逐漸舊葉脫去。青林暗換。紅蘂續開。亦
是大造密移之妙。
志載藥品。有內地所不經見者。如斑節草、柏菰、蒜茶菰、穿山龍草、土木瓜、風藤、水燭。亦有志所不載者。
如金鎖匙治疳。魯鈴草、茶匙黃、虎咬黃、龍鱗草、四時春、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劍草、磉碡草、龍舌黃、羊耳草、
治黃薑、蔚子黃、金子龍、船花、正埔薑、魚籤草、苦麻草、雞骨黃、去風解熱。烏甜葉一名對面烏。止血。柏子草、半
天飛、涼血。雞卵藤、宜梧草、萬年蓌、撮鼻草、治瘋。鴨嘴黃一名定經草。調經。千里光、治目。龍芽草、竹仔草、天青
青、菜、大楓草、三艾刀、鯽魚膽草、牛頓草、山苦瓜、牛角刺、山葛藤、頗子葉、山麻草、千日青、山四英、馬鞍草、
過江龍、檳包藤、豬母菜、羊角豆、姑婆草、療毒。白埔薑、止痛。蔡板草。一名九層塔。珠仔草、金不換草、山蜈蚣、小
譽鼎、山茄報、碎米黃、治跌打損傷。萬年松、治腹痛。鹿肚草、治噎嗝。赤血草、醞酸草、茄冬葉、貓公刺、山尾
蝶、天仙茄、偏地錦、炮仔草、治咽喉。葉下紅。一名馬蹄黃。一名消息草。山埔銀、鹿角英、地掃草、午時草、鼠尾黃、眞珠黃、
山東枋、白花草、龍樹草、治疔毒、龍吐珠、虎婆刺、漫桃花、千里急、鐵馬鞭、山芙蓉、倒地柃、和尙藤、金絲五
瓜龍、雞柔草、瓜子草、荔枝草、田烏草、雞角刺、束血草、毛將軍、田蓌草、五宅茄、羊相卓、不求人、蝨髻草、鐃

鈸草、馬鞍藤、鬆壳刺、治癩。山素英治疥。蚶壳草治痔。蠅翅草治虛脹。苦仔草治痘。水鏡草治痔漏。三腳虎草、三腳鼈草、咬人狗、虎尾侖治瘰癧。茅根草、無根草通淋利水。荊行草治瘍。黎壁草治臁瘡。蒲鹽草治蛇傷。蔦松葉過溝菜、冷飯藤、山苎葉、蟲草治潰爛。貓腰草治陰症。有異名者。苧麻根名山桔梗。柑核名仙柑子。山藥名淮山木。槿名水錦。土茯苓名山尾薯。木賊名接骨筒。

白鳩。每當風雨舞翅盤旋。霜衣雪襟。可爲近玩。或呼爲洋鴿云。自噯喇吧來者。初開臺時。一雙不下二十金。近飼養將雛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

海八哥。黑身紅頂綠足。一名田雞鳥。鬚鷯鳥也。能搏擊羽族。尾長黑色。時集於田間牛背上。聞有鳥名彩囊。似雞而小。頂上有五彩囊。五鳴雞。大如鵪鶉。項白。每漏下一鼓則一鳴。雷舞蒼赤色。聞雷即舞。未見。

白八哥。白畫眉。亦未見。或云鹽水港統領埤加多樹大數圍。其上每年生白八哥。相近居民。伺其將雛。攫而飼之。

番鴨。大如鵝。足微短。兩頰紅如雞冠。雄者色更赤。畜之常飛去。人每載入內地。然褦襶唼唼。無足充玩。

山無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爲土番鹿場。今則漢人墾種。極目良田。遂多於內山捕獵。角尾單弱。絕不似關東之濯濯。角百對。只可煎膠二十餘觔。鹿雖多。街市求一臠不得。冬春時。社番截成方塊。重可

勉餘。皆用鹽漬。運致府治。色黑味變。不堪下箸。而值亦不輕。

福州東島。視彭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玉堂書記）

鹿以角紀年。凡角一岐爲一年。猶馬紀歲以齒也。番人射鹿爲生。未見七岐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元。牸妄言耳。竹塹番射得小鹿。通體純白。角才兩岐。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書固未足盡信也。（番境補逸）

臺灣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爲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卽扃閉而餓之。然後徐施羈勒。豢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屠易錄）

按木城應作木柵。飼蔗葉。非芻豆也。

馬小而力弱。異於內地。內山有山馬。

水沙連紅頭嶼出黃羊。有鬻其皮以爲褥者。

山鼠。土人捕獲。以蔗梗填腹。去毛炙黃。合豬肉煮食。又山貓取其毛以束筆。微短而輭。鄉間亦有捕蟬。

紙裹煨熟以下酒者。

魚二種。志所未錄。一曰新婦啼。狀本鮮肥。熟則拳縮。意取新婦踧踖也。一曰飛蘁魚。疑是沙燕所化。兩翼

倘存。漁人伺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中。甚至舟力不勝。滅燈以避。鯊魚胎生。市得一魚。可四五觔。用佐午炊。庖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六頭。投水中。皆遊去。赤嵌集。

鯊類不一。龍文鯊。雙髻鯊。志言之矣。外此有烏翅鯊。身圓。翅尾黑色。鋸仔鯊。齒長似鋸。烏鯊口闊大者。類百觔。能食人。虎鯊頭斑如虎。齒迅利。噬人手足立斷。圓頭鯊亦食人。鼠蜍鯊皮白。齒如梳。蛤鱲鯊口闊尾尖。油鯊身圓而長。尾似蝦尾。泥魦鯊只尖。青鯊身青色。扁鯊身扁尾小。乞食鯊皮可飾刀鞘。狗纔鯊身長尾尖。狗鯊頭大。上有烏赤點。離水終日不死。

魦有綿魦。身圓。有花點。大者三四百觔。皮生沙石。尾長數尺。骨弱肉粗。黃魦身圓黃色。泥魦皮黑。掃箒魦尾如箒。烏燕魦頭身翅俱似燕。肉黑。四開魦頭似燕。肉赤。鬼角燕魦頭有輗角。水沈魦澹紅色。身扁頭尖。

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志云。後壠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觔。小者亦千餘觔。皮生沙石。刀箭不入。有自儻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肉粗不可食。口中噴涎。常自爲吞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不等。或云。卽龍涎。番每取之以貿利。眞贋亦莫辨也。

志載諸魚已詳。又有金精魚。花點細鱗。三牙魚。或赤或白。有三齒。田鴻魚。體圓。兩鬚極長。梳齒魚。黑色

花點。齒如梳。魚肚食之立死。泥鰌魚黑色。口闊。大者五六十觔。珠鰌魚黑色。身有紅白點。小鰌魚黑色。小波浪魚青身小尾。歸秉魚身扁肉澀。赤海魚紅色。刽額魚金鱗。頭內有石子一枚。鹹魚口邊有兩大刺。牛尾魚狀似牛尾。泥龍魚身長。有暗刺。青箭魚色青口尖。行如箭。交網魚色烏赤二種。牛牯鮸頭闊皮青。金梭魚金鱗身輭。竹梭魚口尖身長。飛烏魚色青有翅。能飛。咬網狗黑色歪口。無分左右。海鱷魚頭大皮黑。沓西魚身扁色白。有刺。圭糍魚色黑脣厚。偏身苦魚身有花點。安米魚細鱗。有亦有白。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觔。小者百餘觔。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鷗魚如飛。船爲所刺。卽不能脫身。一轉動。船立沈。蜈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雪。漁人見之卽避。又海和尚。色赤。頭身似人形。四翅無鱗。海狗頭似狗。尾尖四翅。海馬狀似馬。頷有鬣。亦四翅。漁人網獲。均爲不祥。

土人呼蠣房爲蠔。呼車螯爲蜆。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蝤。有翠蟹。蔚然深藍。大不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腳蠟。有虎蝤。閩小紀云。質粗味劣。無足取。殼極類門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鑲爲酒器者。多來生子。充盈臍外。

石蝤。赤色。沙鑽蟹。色黃。偏身有刺。遇人卽伏沙底。沙馬蟹。色赤。走甚疾。大腳仙蟹。身小。一螯大。一螯小。

色有赤白虎獅蟹偏身紅點青蚶蟹青白色兩螯大金錢蟹身扁赤黑色
蠵龜龜屬卵生狀似鼈四足漫胡無指爪大者百餘觔小者數十觔常從海岸赴山凹鑽孔伏卵人伺其來時尾而逐之行甚疾衆幷力反其背則不能動矣剝割時兩目淚下嗜者謂味同牛肉值亦相等甲可亂璃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市販鹿膠每以其板殼與鹿角骨同煎南路龜壁港以此名今寫訛劉欣期交州記作鮪蠏
文蛤味極鮮美往年絕少惟癸卯春夏魚市不絕西溪叢話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博物志云東海有蛤鳥常食之殼在海岸潮水往來碪薄潔白如雪入藥最精往在大擔僧寺見海邊蛤殼各種奇異有競爲攜取者
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又有九節蝦
海龍產彭湖冬日雙躍海灘漁人獲之號爲珍物首尾似龍無爪牙長不徑尺或云入藥功倍海馬
海蒜一名海腎殼類蛤肉垂三寸餘白色上有黑點形狀甚劣食之多患腹瀉
傳說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鉤蛇能以尾取物余始來此坐簷下有聲如雀卻不見有飛鳥後迺知爲蜥蜴鳴也林僉事麟焻使琉球竹枝詞靜聽盤窗蜥蜴聲其自注云蜥蜴能鳴聲如痲雀海外蜥蜴

俱能鳴耳。

海舟夜眠。潛伏艙內。尙喜無蚊。臺地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沒子。

四時階砌。蛩鳴不絕。蟬於二月卽噪樹間。聽蟲鳴以占候。未可與此地律也。

蜈蚣腹下有光。夜間青熒閃爍如螢。毒氣如琉璜。以足踏之。光熠耀不絕。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火炙之乃出走。異苑謂鸚鵡螺。常脫殼而朝遊。出則有蟲如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闡所云鸚鵡外遊。寄居負殼者也。臺地呼寄生。

各省鹽或煎或曬。臺地止於海岸曬鹽。府鹽埕二千七百四十三格。臺邑鹽埕一千四百二十一格。鳳邑鹽埕一千三百二十一格。每格廣狹不一。計丈定課。每丈徵銀四錢九分。諸邑無鹽埕。南社冬日海岸水浸。浮沙凝而爲鹽。掃取食之。不須煎曬。所產不多。漬物易壞。崇爻山有鹹水泉。番編竹爲簍。內外塗以泥。取其水煎之成鹽。

余以採硫居臺郡。爲購布油糖。鑄大鏟。治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鏟。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頻浴體。以避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簍。小桶凝硫。大

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筐、釜、椀、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千金。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越三日至濁水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畏之。淺深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蝨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又五日至肩胛門。爲茅廬二十間。給衆番布七尺。易土一筐。約二百七八十觔。土黃黑不一色。質沈重。有光芒。撚之颯颯有聲者佳。煉法槌碎如粉。曝乾。鏟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鏟。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爲多寡。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鏟。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下則數十觔。關鍵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坐莽葛。緣溪入溪盡爲南北社。呼社人爲導。東行半里。茅棘高丈餘。兩手排之。側身而入。草下一徑。僅容蛇伏。約行二三里。涉兩小溪。復入深林中。越峻坡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石皆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指試之。熱甚。扶杖躡巉石度。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草色萎黃。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即穴旁視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鼎沸聲間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即石上俯瞰之。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

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又有不用煎熬自然成磺者。色黃如蜜蠟。名曰磺花。（海外紀略。）

臺海使槎錄卷四

雜著

郡縣志藝文榆林高拱乾臺灣賦率藉中土景物渲染似不足以形容無錫季麒光所著客問獨不作泛設語頗極臺地山川物產之勝諸志略而不載節錄數則於左一曰僭號承天東寧錫字乾坤東港華嚴南島近接彭湖遙分哈喇荷蘭起之硫球倚之北憑甌閩西距交廣屬揚州之分隸女虛之躔外環大海雲漲煙平內阻重山沙迷霧列中有平原可耕可牧溶水長連崑流交峙呂宋之佔飄時集日本之夷舶常通南澳銅山風檣可接海壇東埔飛章直達蛟龍蜃虺兕豕鯨鯢隱沄沄沆莽莽遏雲怒風轟雷遁雨固海山之僻壤亦宇宙之奧區二曰木岡大岡以分南北前嶺後嶺以界東西鹿耳當海外之咽喉半線爲內山之鎖鑰鳳山則窓鬱宏開猴悶則離奇盤結赤山烏山上港中港鉤嬰檮突攫搏呷呀至若斗六門嶵緣鳥道傀儡山曲折羊腸觀音志如來之勝蹟鬼仔實魑魅之淵藪草目瑯嶠迤南巨嶂雞籠竹塹極北重關奇嶺之雪峯萬仞南日之煙嶂千尋大武巒大傑巔小琉球小雙寮皆疊岫參差連岡撼戛阿猴林障蔽頑番哆囉嘓交蟠遠社龜佛龜崙雙標天半貓羅貓霧接峙雲中圭心石門崩山後壠重洋底柱攫浪搏潮覷關蹀戶當者失據三曰東寧之地惟水是衝澹水江北

注之津梁。濁水溪南來之門戶。鹿耳門衝突海口。大線頭高據沙洋。雞籠城下。飄指閩安。琉球社外。舟通呂宋。至如北線尾中樓仔。夜靜潮平。海翁窟。歐汪溪。春明浪秀。蚊港、笨港、新港、後港、竹滬、三林。或依山回泛。冒沒騰流。或聚石奔衝。昂澎涌溢。千里雷馳。萬潮煙泅。七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匯聚澄泓。路分東渡西渡。洋別大鄉小鄉。鯽魚潭。打狗澳。漁舟雲集。洲仔尾。瀨口港。鹽格星屯。扼其險可以制患。資其利可以裕民。四曰鹿之生也。或斑而文。或黧而黝。忽散忽聚。乍往乍來。於是弓矢殪之。鏢槲搦之。罟弊伏之。鉛礮擊之。肉堪調鹽。角則成膠。皮毛稠載。外洋是資。牛之來也。千百爲羣。憑陵谿谷。聚飲則涓源爲涸。迴食則薹草皆赭。閑以圜棬。制以鉤盾。百步就羈。以耕以駕。至乃犬能攫熊。羊可搏羹。朝飛之雉。倚草棲林。夜嘯之猿。依山緣木。豹文隱霧。兔窟藏煙。若夫大緪斷流。修緁橫海。鮫、鯧、鯉、鱷、鯷、蛤、蚶、蠔、蜱、蝑、挽青猊之鬣。截白龜之皮。攙龍鬚。羅蜃府。莫不布雕俎。就斸切。具糅五味。腥膏饜飫。五曰重山之中。產有異材。工師操斧。匠氏持柯。楠、榕、杉、樟、桑、柏、槐、柳。莫不枝覆層岡。幹依連麓。舒目而望之。青茅、白葦、紫蓁、蒼蘆。鬱苦深林。叢如列嶂。代瓦以覆。易牆以圜。至如檨柚之茂。葉翳日。檳榔之修。幹參雲。焦檀綠天。荔垂朱實。山則不童。地鮮不毛。土之良也。六曰。噴墟斥鹵。五穀是滋。以稼則蓨。以種則碩。水耕火耨。不營而足。上地可七。下地可二。宜秔宜稻。宜菽宜稷。禾秫、赤秫。早占、晚占。秬黍、蘆黍。紅秈、白秈。豆分黃綠。麥別大小。莫不纍纍淋淋。顆顆的的。甌簍滿篝。汚邪滿車。黃雲紅玉。相積陳陳。於是牛馬運之。舟航載

之以徵以貢和鈞兵卒家有稼穡之利人有作甘之用

桐城孫元衡字湘南素工詩官臺灣同知所著赤嵌集王阮亭司寇謂裸人叢笑篇及咏禽魚花草諸什可作臺灣圖經風土志竟可自爲一書而諸志絕不之及余因摘錄一帙并無錫季麒光蓉洲文葉數十篇書付陳觀察大鏊續修府志爲之補入

東吟詩一名福臺新咏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蕖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倡酬之作吳有桴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倡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所作省軒郊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川考略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

武林郁永河臺灣竹枝詞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沙墜水淺小艇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日暮還過赤嵌城

編竹爲垣取次增（官署皆無垣牆插竹爲籬）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回幾度疑吹角更有牀頭蝈蝈鳴

蕉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恩路欲迷稠載都來糖屋裏只留蔗葉餉羣犀

青蔥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家家一樹倚籬笆

笆蕉幾樹植牆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爲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

獨幹淩霄不作枝垂

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葉根嚼。贏得脣間盡染脂。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樣何勞向客誇。

肩披氆髮耳垂璫。粉面朱脣似女郎。（梨園子弟・乖賢穴耳・海舶演劇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媽祖宮前鑼鼓鬧。（酬願・）咮嘹唱出下南腔。（閩以漳泉爲下南・）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爲長慮教耕桑。

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蓉洲文藁。文開傳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少卿。明鼎革後。遯迹不仕。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書幣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爲忌者所中。乃改服爲僧。入山不出。在廈門時。與將軍施侯爲舊識。及侯安撫東甯。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姚少保亦與友善。許贈資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所著臺灣賦、東海賦樣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古近體詩。俱係存藁。未及梓行。

余巡歷所至。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命工繪圖。得二十餘種。余爲考其種類、辨其色味、以識之。或曰此可作埤雅爾雅翼、外紀。則吾豈敢。華亭吳太史王坦陸太學榮秬。崇明柏太史謙。展圖題句。吳詩云。爾雅自姬公。蒐討窮大塊。後有山海經。所言同誌怪。荒略何從稽。於說亦羙稗。乃知天地間。賦形各

萬派。若非域外遊。直猶等瞽瞶。巡方繡衣行。幾及扶桑界。東溟淩滄波。驚濤歷溯洄。既至振紀綱。問民軫病瘵。聞見往往殊。耳目爲一快。其中植物繁。羅列登市賣。五色爛然陳。厥狀難盡話。細文如錦章。粗文如方罫。枝葉非尋常。異味皆可嗑。召工寫此圖。摹仿在公廨。碧綠與丹砂。肖眞事揮灑。稱名復辨種。按之悉能解。我生里閈間。未得廣行邁。多識慚古人。拘墟徒自絓。晴窗試展看。意曠若脫械。慮名玷使星。願無遠弗屆。陸詩云。名象遙傳東海東。根苗無可問鴻濛。波羅蜜與菩提種。猶有林藤地味風。如斗如拳碩且蕃。不離海島託雲根。甜酸苦辣皆成實。總荷天家雨露恩。（番果圖。）又吳詩。搖曳珠幢翠帶長。紫霞一片護花房。金蓮樂樹知無色。七寶闌中自在芳。少許猊牀侍釋迦。一家眷屬見曇花。遙知使節風清候。攜得金莖灑異葩。珍果圖來命畫師。拈花又寫佛前枝。窗明几淨清茶供。絕勝黃金鑄像時。柏詩。西域誰攜仙種迴。曇花喜雜瘴煙開。分明遺贈皇華使。不令空王獨占來。一颿飄渺駕長川。留取奇花入畫妍。御笑君房浮海去。不傳芝草長瓊田。（曇花圖。）

紀異

明崇禎庚辰。閩僧貫一居鷲門。（即今廈門。）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甎。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于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和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

四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彭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池北偶談。

府志載鳳山先年有石忽開。識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俄而復合。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脈曰。龍渡滄海。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今歸入版圖。年數適符。熙熙穰穰。竟成樂郊矣。康熙丙申北路十八重溪內。石洞三孔。水泉圍繞。忽一日水上出火焰。高二三尺。數日乃熄。壬寅歲亦有見者。此處水熱。或謂卽溫泉。磺氣鬱蒸。水石相激。而火生焉。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劃狀。諸羅山頹。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

壬寅七月十一日。鳳山縣赤山裂。長八丈。闊四丈。湧出黑泥。至次日夜間出火。光高丈餘。熱氣炙人。多不敢近。有疑出磺者。參將陳倫炯報稱。赤山上一崙頗平。東南二百餘步。臨冷水阬。縱橫百三十步。土人稱自紅毛僞鄭及入版圖後。遞年出火。或連兩晝夜。或竟日夜止。今自申至丑。焰較昔年稍低。炯查硫穴。土色黃黑不一。佳者質重。有光芒。風至硫氣甚惡。半里草木不生。今近火處草色蔚青。偏山土番

種植。土色亦無光芒。濕處有如黑泥。及乾。色白輕鬆。與土無異。雖按法煎煉。全無磺味。或曰此係豐年之兆。乃於十八日巳午。颱風大作。迅烈異常。更兼暴雨傾注。縣治民舍營房。多被摧折。幸兵民人口。尚無壓斃。芒蕉及早稻成實者。亦間有損傷。

雍正癸卯六月二十六日。赤山邊酉戌二時。紅光燭天。地衝開二孔。黑泥水流出。四圍草木。皆成煨燼。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颱風驟雨。發作無節。澹水數處。民田衝陷兩次。火見即兆風災。風自火出。殆一定之理耶。

康熙壬辰七月。安平有物。大如牛。高可五六尺。面如豕。長鬚。雙耳竹批。牙齒堅利。皮似水牛。毛細如獺。四足如龜。有尾。飛行水上。土人爭致之。繩木立碎。後逐至海岸。竦身直立。聲三呼號。聞者莫不驚悸。既死。郡人有圖形相告者。究不知爲何物。或名爲海馬。亦非也。海上事略。康熙癸亥四月。彭島忽見鱷魚。長丈許。有四足。身上鱗甲火炎。從海登陸。百姓見而異之。以冥鈔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廚下。按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間。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問何時而滅。曰。歸東即逝。凡成功所犯之處。如南京、温、台、幷及臺灣。舟至海水爲之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時。轜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外海。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

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康熙辛丑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六月六日始晴。山摧川溢。溪澗關塞。田園沙壓。瀨口有大牛。冒雨犇騰下岸入水。過三鯤身登陸。由鎮城從柴橋頭入海。向大港而出。小艇追之。不及而還。此不知爲鱷爲鯨爲水牛。或兆鴨母之亂。旋卽殲滅乎。

僞鄭附略

紅夷犯順。鄭芝龍攻擊大擔。偵知夷艘分泊彭湖。設計勒捕。焚夾板一隻。擒酋七名。後直抵料羅。麾令參將陳鵬等首衝夷陣。生擒酋長。因用牽扯燒焚之法。會同副總高應岳、游擊張永產、彭湖游兵游擊王尙忠等夾擊。焚大夾板五隻。賊小船五十餘隻。生擒僞夷王呷吆嘽吧哇一名。前後計擒賊衆百餘名。斬級二十顆。焚溺以千計。此從來未見之死戰。亦從來未見之奇捷。又云芝龍渾身是膽。屢建奇功。海上之旌旗指顧。不啻摧枯而拉朽。（按閩摘略。）

按此在崇禎六年。志云天啓元年。東洋螺甲顏思齊與鄭芝龍引倭據臺。施琅請留臺灣疏。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臺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此正在就撫之後。

鄭芝龍。泉郡南安人。明季與劉香老嘯聚海上。既而投誠。授游擊將軍。順治乙酉。分兵南下。芝龍以兵降。鄭成功。芝龍庶長子也。（小字森舍。）時年十七。爲諸生。方衣單絺。閒步階前。聞父降。齊嗟太息。掉小舟至廈門

隔港之古浪嶼。招集數百人。方苦無資。適有賈舶自日本來。二僕在焉。資近十萬。成功悉以其資募兵製械。從者日衆。竟踞金廈門。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爲寨。搤守水口。多徧布腹心於內地。事無巨細。皆得早聞爲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後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日本最富強。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爲日本婦所出。有求必與。故府藏日盈。自傳位子經。適當耿逆叛亂。與鄭失好。耿兵方圖內向。鄭兵卽躡其後。已據閩之興、漳、泉、汀、粵之潮、惠七郡。養兵之用。悉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爲矣。　成功蓄志內侵。造戰艦三千餘艘。順治十三年。窺江南。過浙之東甌。泊舟三日。連檣八十里。至江南羊山。山神嗜羊。海船過者必置一生羊。日久畜息。不可數計。鄭氏戰艦泊山下。將士競收羊爲食。大風驟至。人船傷損什之七八。十六年。復大舉入寇。襲京口。犯江甯。成功重操練。舳艫陳列。進退以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趫捷如飛。將帥謁見。甲冑僅蔽身首。下體多跣足。不揮。有以靴履見者。必遭斥罵。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跣足得免沾滯。往來便捷。閩督陳景駐師漳郡。力圖進勦。鄭氏沿海拒守。有門子李文忠素機警。爲景親信。實陰通鄭氏。一日夜入制府臥內。刺其首。幷竊令箭出南門。稱有軍機。無敢詰者。以首獻成功。成功惡其弒主。薄與一官。不滿所望。歲餘。以他事斬之。　龍磧者。大銅礮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使善泅者入海。

見兩銅礮。浮游往來。命多人持巨綆出之。一化龍去。一縛出。斑駁陸離。光豔炫目。較紅衣礮不加大而受藥獨多。先投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所至糜爛。成功行師。必載與俱。龍碩有前知。利卽數人曳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卜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碩不肯行。強舁之往。及發。又不然。國軒怒。杖之一發。炸烈如粉。傷者甚衆。（偽鄭逸事。）

鄭成功攻取紅毛。改臺灣爲東都。鄭經自銅山入臺。改東都爲東甯省。

閩閱鄭國城門名。僞鄭據紅毛城。因取以名內城之門。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大舉入寇。七月。抵焦山。進據瓜州。趨鎭江。直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我師以步卒搗其中堅。而以騎兵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十七年。五月。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奉泰、率兵大搜兩島。（廈門、金門。）十八年。議取臺灣。三月。成功泊彭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大兵入。兩島之賊爛焉。（三藩紀事。）

康熙庚申十月。僞鄭毀雞籠城。雞籠係海嶼。隸臺灣北山。居澹水上游。其澳堪泊百餘艘。先時呂宋化人裔占據此城。與土番貿易。因出米稀少。遠餽不給。棄去。後紅毛及鄭國姓據臺灣。皆不守。癸卯。總督李奉泰名紅毛合攻兩島。約復臺灣後。許貢。就閩省交商。紅毛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圖復臺灣。丙午。鄭經令

男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進攻僞鎮林鳳戰死紅毛盧無外援隨棄去至是有傳我師欲從北飛渡恐踞此城乃遣右武衛北哨密令督兵將城拆毀辛酉令僞鎮何祐等北汛雞籠驅兵負土就舊址砌築幷於大山別立老營以爲掎角兵士疲勞兼時值炎天居處磺地手足斷爛不可勝計僞鄭無定謀猶如兒戲雞籠一城始也毀而棄之繼也築而守之模棱之見徒苦生靈耳海上事略

明時原住彭湖百姓五六千人原住臺灣二三萬人俱耕漁爲生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帶內地水陸僞官兵弁男女計三萬有奇康熙三年間鄭經復帶內地僞官兵弁男女約六七千人賊中無家者十五六靖海紀

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政治得一士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儻不討平臺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甚即防邊若永爲定制錢糧動費加倍又邊防持久萬一懼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爲逋逃之窟遺害叵測且鄭成功有十子遲之數年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土番羽翼復長終爲後患督臣姚啓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非臣所能及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中恐非所長臣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

糧運策應。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今若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緩急。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俾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懍遵。施壯囊疏略。

癸亥。我師議取臺灣。鄭克塽將僞鎮營兵官眷口。監羈紅毛、赤嵌二城。堅其死戰。

僞延平王鄭克塽。僞侯劉國軒。差僞禮官鄭平英、僞賓客司林惟榮等。齎表請降。表云。臣祖成功篳路。以闢東土。臣父經紹韋而維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蹈之獲愆。念此氣血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駭於虞機。今者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

癸亥七月。鄭克塽差僞兵官馮錫珪等。齎降本藁到彭湖軍前。施琅差侍衞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往臺灣。看驗僞官兵薙髮。克塽復差錫珪等同啓爵、在、齎降本。幷繳延平王印一顆。册一副。輔政公鄭總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范印一顆。左武衞將軍何祐印一顆。尙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稱有戶口兵馬册籍未造。暫留候繳。

琅攻取彭湖。獲紅衣大銅礮十二位。每位重四五千觔。礮子大者二十餘觔。中者十七八觔。次者十四五觔。生鐵大礮二位。每位重七千餘觔。礮子三十餘觔。

雞籠城貯鐵礮。明崇禎三年鑄。兵部尙書何喬遠監造。鄭成功得之鎮江者。

彭湖臺灣。向屬夷島。明末迄國初。鄭寇竊據。迨鄭歸命。夷島亦入版圖。爲海中島。海中島。各一方。耳無帝。曰無王。古若茲。況漢唐。勝國末。鄭寇強。踞其壤。恣跳梁。乘潮汐。駕帆檣。肆侵掠。毒閩疆。皇赫怒。整斧斨。命樓船。下扶桑。寇日蹙。乃求降。陬兼澈。梯且航。置郡縣。破天荒。貢皮幣。賦蔗糖。銷兵氣。日月光。勞之辨集。

朱逆附略

康熙辛丑六月初三日。上諭。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臺灣百姓。似有變動。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爲饑寒所迫。或爲不肖官員剋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爲。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朱寇警報至郡。總兵歐陽凱令游擊周應龍帶兵四百人。幷調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往。應龍傳諭。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

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載道股栗。賊黨借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村莊。由是紛紛響應。號召豎旗。殺總兵全臺陷沒。（平臺紀略。）

周應龍駐兵楠仔陂。軍士風飡露宿。每多怨咨。羽書告急。立調北路番爲先鋒。歷處奪民衣食。掠淫漢婦。妄殺平民。概不禁制。居民遭番戕毒。各里社會立僞旗。賊勢益振。迨後府中紛紛避難。縣官出入。單騎無侍從。新港土番率衆至府。白晝劫奪百姓。羣殺之。縣官不敢與聞。（臺陽筆談會編。）

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爲鴨母帝。賊夥詭稱海中浮玉帶爲一貴。造逆之符。既得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僭號永和。以道署爲王府。餘孽有平臺國公、開臺將軍、鎮國將軍、內閣科部、巡街御史等僞號。散踞民屋。劫取戲場、幞顏蟒服。出入八座。炫耀街市。戲衣不足。或將桌圍椅背有綵色者披之。冠不足。或以紅綠綢紵色布裹頭。以書籍絮甲。

變後居民避難。絡繹海上。風恬浪靜。寸艇飛渡。不畏重洋之險。大師自六月十六日進鹿耳門。十七日下安平鎮。二十二日復府治。未及浹日奏捷。先是童謠有云頭戴明帽。身穿清衣。五月永和。六月康熙。先鄭逆流毒沿海州郡。迨破金廈兩島。賊退守臺、彭。越二年乃滅之。朱一貴爲亂。未兩月便授首。二事遲速不同。何也。蓋鄭逆竊踞海上。歷有年所。黨與尚多。且踞彭湖。是臺灣多一門戶。故其道主緩圖。而爲萬全之計。朱一貴雖號稱十餘萬賊。率係烏合之衆。時水師副將許雲、度勢已不支。揮民船使歸內地。廠內

戰艘未成者、悉焚之。賊故不得取彭湖。又與賊將杜君英相攻殺。故其道主急攻。而得制勝之術。此其所以異也。然而有同焉者。臺灣南、北、中三路。皆有港門可入。中路鹿耳門最稱險要。乃前者將軍施琅誓師期諸將取鹿耳門。後者總督滿保詭稱三路並發。及期仍令齊攻鹿耳門。何也。蓋鹿耳門一入。便登安平鎮。港內戰艘均在是。已斷其出海之路矣。安平隔港、即臺灣府。賊失鹿耳門。必退守七鯤身。我師由陸可以直攻其首。由水可以衝攻其腹。水陸合攻。賊必不支。府地又無城郭可守。便當引去。南北二路。黨與孤危。不過傳檄可以立定矣。此其所以同也。抑聞之康熙癸亥年。克鄭逆舟進港時。海水乍漲。康熙辛丑年。克朱一貴舟進港時。海水亦乍漲。前後若合符節。蓋由聖人在上。海若效順。王師所指。神靈呵護。理固然耳。然在臣子效命。必求萬全。老將行師。自有授受。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此中蓋有機焉。夫機有二義。一曰機謀之機。謀則至精至確。故其機不可失。而後一舉有必勝之方略。一曰機緘之機。緘則至愼至密。故其機不可露。而後百發有百效之韜鈐。況臺灣爲海疆最要地。用兵乃國家之機事。持籌者使將士奉令以往。成功而退可矣。而不必使明其故者。蓋有深意在也。（平臺異同。）

島嶼之在外海者。皆荒煙草樹。魚龍窟宅。盜安所憑。在內海者。則汛防星列。碁布稍有見聞。便行擒捕。盜無由伏。惟臺灣一區。沃壤千里。人衆百萬。五穀狼藉。貨物畢充。近海諸郡。皆資臺灣所產。而且地盡東南之表。則生番隔絕。港有砂石之阻。則門戶據險。至於重洋遠隔。風信難定。所以前代狡賊。踞此爲雄。後奪

之紅毛。又奪之鄭成功。閩粵之害。惟此數爲盜藪耳。康熙六十年間。朱一貴復倡爲亂。是雖太平至治之時。而一二奸民蕞夫。猶不忘亂心如此也。然則治之當如何。無事之日。責在賢良之司。老成之帥。熟識風土。體察人情。愛民肅兵。培植元氣。安不忘危。弭亂未萌。萬一有事。法宜急平。毋使滋蔓。蓋乘其羽翼未大。張根本未甚固。則易爲力。此其機不可失者也。然要必其熟識於臺彭之形勢。三十六島之灣澳。南北中路之港門。風雲妙合之天時。番民莊社之情形。與夫用兵機宜。素講其理而親其事者。然後可任以大權。而功立成。至於輸餉饋糧。以及舟艦甲仗。咄嗟立辦。選將行師。一呼立應。使內地不擾。而軍務畢集。人事先定。而天時可計。此其責惟在於大府之平時留心。斯臨事調遣裕如耳。理臺末議。

八月十三日夜。臺灣颶風大作。倒壞衙署、倉廒、民房。傷損船隻、人民、田禾。

上召入九卿詹事科道面諭。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爲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勦。殺戮已多。今又遭風災。書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茲言信然。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剋剝小民。激變人心。聚衆叛逆。及大兵進勦。征戰殺戮。上干天和。颶颶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臺民。

九卿議照保安沙城地震散賑之例。倒房一間。銀一兩。壓死大口一口。銀二兩。小口一口。銀七錢五分。

被風傷船。壓死兵丁。應照出兵病故。官兵每名賞銀五兩。給伊等妻子。臺灣縣倒塌五千八百八十一

間壓死男婦大小三十八口共賑銀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五錢鳳山縣倒厝三千三百六十五間壓死男婦大小二十九口共賑銀三千四百十九兩二錢五分諸羅縣倒厝一千四百四十二間壓死男婦大小八口共賑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七錢五分各營壓死兵丁一百二十名共賞銀六百兩又

敕下蠲免三縣六十年額征民番銀二萬二千二百十五兩四錢零粟十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零被災民番大口給粟二斗小口給粟一斗臺灣縣民五千五十八口共賑粟九百三十七石五斗鳳山縣民番八千八百六十七口共賑粟一千四百八十七石六斗諸羅縣民番八千五百六十六口共賑粟一千三百六十五石三斗

漳浦諸生藍鼎元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略諸羅教諭蔡芳有平臺始末同安黃耀炯有靖臺實錄言之詳矣漳浦明經陳夢林鹿耳門即事八首并自注附錄於左征颿搖曳海無波回首滄桑一擲梭前後三從此地入安危幾度險中過頑民革面干戈戢諸將承恩節鉞多獨有書生仍故我白頭杖策待如何東港由來各一天興朝覆載獨無偏地袤南北二千里人樂耕漁四十年習染漸澆爭靡麗民風尚力雜機權當時載筆空愁思滿目煙花正鬬妍　地震民訛桐不華庚子春有高永壽者詣帥府自首云至瑯嶠一人乘筏引入山後大澳中船僅甲伏蓋盛中渠帥一人名朱一貴云云鎮道以爲妖言杖枷於市辛丑羣賊陷郡治議所立因以朱一貴名賊平遣人入瑯嶠偏覓也無其處亦異事也是年冬十一月地大震鹽多薪桐辛丑春闔郡無一華者有妖僧異服謂言大雞將至門書帝令二字則免僧卽賊黨也賊平僧伏誅　處堂燕雀自喧嘩無端半夜風塵起幾處平明旌旆遮牧豎橫

篙穿赤甲，時官軍寡弱。賊衆至數萬。多以竹篙爲槍。將軍戰血幔黃沙。副將許雲。參將羅萬倉。游擊游崇功。守備胡忠義。馬定國。石琳。俱戰死。把總李茂吉不屈。罵賊死。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四月二十九日。崇功自笨港巡哨。還入鹿耳門。官眷有下船者。崇功頓足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下船。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時賊已逼郡。或勸登岸。壻蔡姓者。叩馬固請。顧一過家門。既而眷屬。崇功厲聲曰。吾此身朝廷所有。今日那知有家。躍馬麾衆竟去。前後連戰。凡手刃數十百人。崇功既殉。蔡亦赴海死。萬頃洪濤沙線窵。參差竹樹亦干城。非關羣盜全無策。漫說元戎有勝兵。風自西來知順逆。船從淺入任縱橫。潮頭頃刻高尋丈。天佑皇圖孰與爭。六月十六日。亭午。西風大作。潮長六七尺。戰艦飄行。齊入鹿耳門。遂克安平。沙磧甘泉信有神。廟謨宏遠古無倫。餓身合戰齊羣力。西港分奇仗虎臣。十七十九日。我兵大破之。二十二日。總兵藍廷珍率林亮。魏大獻。等。分兵由西港仔登岸。賊大敗。長驅至郡。諸路兵合。遂克郡治。草竊頓消冰見晛。天兵到處雨清塵。等閒一月全臺定。何似有苗格七旬。　刀劫火輪萬象凋。黑風紅雨又漂搖。八月十三。夜。颶風發屋拔木。大雨如注。昏黑中紅點飄颺。夾雨紛飛。漏盡。風雨乃止。民居倒塌無數。營帳船隻。十無一存。死傷者千有餘人。纔看肆赦銜丹鳳。忽聽竊租下九霄。瘡病人扶邨竈冷。拊循力盡長官憔。時死傷載道。次年春夏間。米價騰湧。文武官廚。一日兩粥。平糶散賑。戮星出入。至秋。人心乃定。轉移薄俗從今日。只在先皇十六條。絕島重洋古穢墟。棄留會費幾躊躇。原資保障安封內。寧屑刀錐增幣餘。亂後賦須仍舊額。法寬農好治新畬。眼看磽确草萊盡。尺寸何當軍國儲。　南從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壬寅。詔允巡使請於半線增設彰化縣。地逼諸番宜扼吭。址因故鎮更稱雄。天心悔禍民更始。帝德昭明日在東。巡使奏釋餘黨。從之。寄語王官好著意。無忘前事曠天工。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余奏請勒緝餘孽寬免株連疏略云。臣聞得朱一貴餘孽王忠、劉育等逃匿內山。

不時出沒。本年四月初九日夜。殺竹仔腳塘兵。鎮臣藍廷珍遣弁追捕。於五月初三等日。獲賊林千、林榮、朱崑生等供。王忠等先於四月內。欲到三林港偷船出海。因無船隻。退入得寶寮。今又至內山清水寮潛伏。鎮臣令弁兵搜緝未獲。將空房燒燬。臣竊思內山南北兩路相通。水陸隘口甚多。賊奔竄不常。弁兵防禦稍疏。即受其害。若不竭力搜捕。終爲臺郡之患。查凡承緝賊犯。原有定例。今已逾一年。尚無蹤跡。伏祈皇上敕部嚴勒限期緝拿。限滿無獲。從重處分。文武官弁內。有能設法擒獲者。即從優議敘。庶人人鼓舞。協力同心。爭相搜捕。王忠等指日可擒。再朱一貴作亂時。令民割辮。以爲記認。其中或被奸匪倡誘。或被抑勒脅從。去年聖諭。明如日月。聞宣布之後。士民俱慶更生。自首惡既誅。緝獲餘孽。解赴省城審訊。陸續供扳之人。不時拿解。牽連不已。人心時懷驚懼。仰請聖主施寬大宏恩。敕下督撫。將拿獲眞犯。審明正法。其餘免其株連。曉諭黎庶。予以維新。則大法既昭。而海疆小民。安居樂業。永戴皇仁。世世矣。敕部議行。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千總何勉在鳳山林拿獲王忠幷劉富生、陳郡等三名。余隨具摺。將報獲逸賊日期奏聞。超擢何勉北路營參將。世襲拖沙喇哈番。

臺灣始入版圖。爲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先時鄭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爲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恆萃居。其勢常不

敵也。康熙辛丑朱一貴爲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入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率衆先迎。稱爲義民。粵莊在臺。能爲功首。亦爲罪魁。今始事謀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褒向義。加以嚴行保甲。勤宣聖諭。使食毛踐土之衆。一其耳目。齊其心志。則粵民皆良民也。何以禁爲。故曰聖王不易民而化。（理臺末議。）

南路澹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鬬。倚恃讖符。以武斷於鄉曲。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掩非。率徇隱不報。余時飭所司調劑而檢察之。報滿。擬陳請將外委多人。分發閩廣各標營差操。能者授以職。不堪委用者。斥還本籍。不惟可清冒濫。亦以殺其勢也。尋被誣就質於杭。不果。